

南
唐
書
注

南唐書注卷二

宋陸游撰

祥符周在浚雪客注

元宗本紀第二

元宗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

五國故事作至道文宣孝皇帝廟號太宗宋史無宣

字名璟字伯玉烈祖長子母曰宋皇后初名景通

別錄江南

日初名景謨五代史曰宋景風度高秀王壺清語曰嗣主

史因顯德時改名故稱景風度高秀王壺清語曰嗣主

徐溫器之曰此子殆非人臣溫食即命同席南向以坐

之曰徐氏無此孫溫自金陵起舟人束手驚駭溫四望

蟻還至百家灣向夕暴風忽起舟人束手驚駭溫四望

無計遂袒裼負璟於背迴語賓御曰吾善遊不暇救爾

輩所保者此子爾幼工屬文馬書曰元宗南十歲吟新

言訖風息若神護幼工屬文馬書曰元宗南十歲吟新

化龍形狀已依稀江南別錄曰義祖幼而器之嘗曰

諸孫中此子獨貴馬書曰吳讓皇見之曰朕諸子皆不

也起家駕部郎中累進諸衛大將軍馬書曰太和三年

烈祖出鎮金陵拜

司徒平章事知內外諸軍加諸道副都統居烈祖爲齊
中輔政六年召至金陵爲鎮海軍節度副使
王立爲王太子固讓昇元初烈祖受禪封吳王徙齊王
四年八月立爲皇太子復固讓曰前世以嫡庶不明故
早建元良示之定分如臣兄弟友愛尙何待此烈祖下
詔稱其守廉退之風帥忠貞之節有子如此子復何憂
赦殊死以下臣民奉賤齊王如太子禮南唐近事曰烈祖嘗書寢夢一
薊龍繚繞殿檻鱗甲炳煥照耀庭宇殆非常狀逼視蜺
蜺如故上既寤使視前殿即齊王憑檻而立偵上安否
問其至止時刻及視向背皆符所夢上曰天意諄諄成
吾家事其此乎旬月間遂正儲位五國故事注曰或
云知諸在位嘗書寢夢黃龍繞其殿檻使人觀之觀曰
齊王抱小殿之柱而立知諸心喜乃定儲位又嘗以其
事實於江南一朝士曰非也徐溫既與張顥將謀弑
而先擇其嗣主溫夢入宮中見白龍抱其殿柱明日早
入果見渥弟渭衣白衣抱殿柱
而立心乃定之非李氏事也

七年二月烈祖病疽祕之人皆莫知庚午疾亟太醫吳延紹密遣人告帝帝馳入宮侍疾於東閣是夕烈祖崩祕不發喪詔帝監國大赦頒賚有差丙子始宣遺詔

保大元年春三月己卯朔烈祖崩己旬日帝猶未嗣位方泣讓諸弟奉化節度使周宗

馬書謂爲侍中徐玠

手取袞冕衣

帝曰大行付陛下神器之重豈得固守小節是日卽皇

帝位大赦改元不待踰年遽改元識者非之

馬書曰太常博士韓

熙載上疏曰踰年改元古之制也事不師古弗可以訓時雖可其奏而制書已行遂改元

百官進位

二等將士皆有賜蠲民逋負租稅賜鰥寡孤獨粟帛尊

皇后爲皇太后立妃鍾氏爲皇后以鎮南軍節度使宋

齊王爲太保兼中書令

馬書作左丞相

奉化軍節度使周宗爲

侍中

馬書作右丞相

徙封壽王景遂爲燕王宣城王景達爲鄂

王閩使來弔祭升濠州爲定遠軍秋七月徙燕王景遂

爲齊王鄂王景達爲燕王仍以景遂爲諸道兵馬元帥

居東宮景達爲副元帥仍詔中外以兄弟傳國之意五代

史曰景盟於昇樞前約兄弟世世繼立馬書曰蕭儼

上疏其略曰夏商之後父子相傳不易之典惟仰循古

道以裕後昆八月乙卯立弟景逵爲保寧王冬十月庚

戌有星孛於東方嶺南妖賊張遇賢犯虔州徐鉉招討

朕聞先王之靜人也四夷咸賓尙先慎德之誠一夫不

獲則軫納隍之心是故導以仁聲決之惠澤猶不可化

遂威有刑昨者嶺表遺毗聚爲寇盜違其上帝命犯彼戰

鋒而敢乘我國哀憫我邊隙侵迭我封部誘惑我黔黎

保據谿山肆爲剽掠朕以肇膺丕業先治德音矧彼狂

徒皆爲赤子弗忍盡殺冀其自新所以雖命師徒且令

招撫而凶愚不革結聚愈繁暴害吏民攻圍縣邑一至

於此其能久乎國有常刑吾又何愛仍聞眾軍致討累

有殺傷平人無辜暴骨於野興言及此永惻朕心況常
賦及期三農失業特中矜恤更示懷來虔州今年應屬
省租稅並可放免仍委諸縣長吏安存編戶宣示國恩
防護警巡勿令擾動妖賊張茂賢首爲劫盜罪在難容
若能束身歸降亦與洗滌收錄如問命之後因循未賓
卽令招撫賢者不計有官無官並賜三品賞錢一萬貫莊
擒斬茂賢者分產業並永放苗稅差役傳之于孫此恩不
改若並能同心計畫及數內或擒獲得稱王稱統軍軍使
之屬并次第首級止於一隊一寨頭領者卽約此例等
降優賞放免苗稅差役或能自出身歸投有田畝者各
令歸業仍放三年賦租無田者委本道錄奏各與還便
優穩安排及重加賞賚如凶惡不回爲諸軍擒獲者不
問人數卽便處斬明申威信汝自擇焉諸軍將士有能
斬獲茂賢殺戮餘黨官賞之制並越常規于不食言爾
宜自勵朕永惟止殺許彼投心且妖賊等燒毀倉儲蹂
踐禾稼聚食則資糧立盡外取則穀實不收進則大軍
扼其前退則領兵荷其後況烏合之眾本不同心緩則
苟避征租急則各圖恩賞面首來獻勦足可期咨爾羣
黨等自保家鄉共思寧息與其碎身於鋒刃孰若樂業
於閭里咨爾將士等各奮驍雄早成功績與其暴師於
境上孰若受賞於轅門體我深懷速清邊徼布告本道

咸使馬書作聞知詔遣洪州營屯都虞候嚴思嚴思禮討之以通事

舍人邊鎬監其軍後擒遇賢及其黨黃伯雄曹景全斬於金陵市十二月以太保中書令宋齊王為鎮海軍節度使

保大二年春正月侍中周宗罷為鎮南軍節度使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張居詠罷為鎮海軍節度使辛巳詔齊王景遂總庶政惟樞密副使魏岑查文徽得奏事餘非召對不得見初烈祖尤愛景遂帝奉先志欲傳以位故有是詔宋齊王蕭儼皆上書切諫馬書載儼書曰元帥開府人猶驚駭況委之大政而羣臣不得時見臣恐中外隔絕姦人得志非陛下之利也江南野史曰宋齊王臨日臣事先朝迨三十年每議論之際常恐朝廷百官之中有忠赤苦口之人壅蔽不得達其意恨今始卽位而

不與羣臣相見是陛下偏專獨任自聖特賢而已是以
古帝王一人不能獨聞假天下耳目以聽一人不能獨明
假天下目以視故無遠邇羣情世態不必親見躬聞而
可得知之蓋能延接疏越異方之人未嘗隔絕也今深
居邃處而欲聞民閒疾苦猶惡陰入於隧道也然臣老
矣墓木亦既拱矣桑榆之景而可待以旦手按此疏與
賈崇未見聽江南錄此救在去年十月侍衛都虞候賈崇略同
叩問請見南唐近事曰賈崇自統軍拜使相鎮江都周便殿責曰朝野謂卿為賈尉遲何面目至此崇言舒元既叛大軍失律城孤氣寡雖真尉遲亦無所施其勇長州撫
曰臣事先帝三十年孜孜詢察下情猶患壅隔陛下始即位所委何人而頓與臣下疏絕如此五代史有臣老即死
恐無復一因鳴咽流涕帝感悟命坐賜食遂收所下詔
見顏色句馬書曰始以手札批喻等曰昊天不弔降此鞠凶越
子子常恐弗類於厥德用災於厥躬故退處恭默思底於道而壅隔之弊以為卿憂惟
子子實生厲階所下之令遂寢夏五月閏將朱文進

弑其君曦

五代史曰延義審知少子也既立更名曦遣

曦自昶世倨強難制昶相王倓每抑折之曦亦倨昶不

敢有所發新羅遣使聘昶以寶劍昶舉以示倓曰此將

何為倓曰不忠不孝者斬之曦居旁色變曦既立而新

羅復獻劍曦思倓前言而倓已死命發冢戮其尸倓面

如生血流被體泉州刺史余廷英嘗矯曦命掠取良家

子曦怒詔下御史劾之廷英進買宴錢十萬曦曰皇后

土貢何在廷英又獻皇后錢十萬乃得不劾曦嘗嫁女

朝士不賀者答之御史中丞劉贊坐不糾舉將加笞諫

議大夫鄭元弼曰陛下似唐太宗臣為魏鄭公可矣曦喜乃

釋贊不笞曦弟延政為建州節度使封富沙王自曦立

不叶數舉兵相攻曦由是惡其宗室多以事誅之諫議

大夫黃峻昇觀請朝堂極諫曦怒貶峻漳州司戶參軍

校書郎陳光逸上書疏曦過惡五十餘事曦命衛士鞭

之百而不死以繩繫頸挂於木久而乃絕國計使陳匡

範增算商之法以獻曦曰匡範人中寶也已而歲入不

登其數乃借於民以足之匡範以憂死其後知其借於

民也剖棺斷尸棄之水中曦性既淫虐而妻李氏得而

醢酒賢妃向氏有色而寵李仁遇曦甥也以色嬖之用

以為相曦嘗為牛飲羣臣侍酒醉而不勝有詔及私棄

酒者輒殺之諸子繼柔棄酒并殺其贊者一人連重遇
弑洩懼爲國人所討與朱文進連姻以自固嘆心疑之
常以語訥重遇等重遇等流涕自辯李氏妒尙妃之寵
欲圖曠而立其子亞澄乃使人謂重遇等曰上心不平
於二公奈何重遇等懼六年三月曠出遊醉歸重遇等
遣壯士拉於馬而上而殺之諡曰景宗曠出遊醉歸重
曠審知第二十八子也先時得罪於曠昶昶囚之私第有
庭石一根第一日有白煙一穗起於石上久之方散延曠
懼乃密召道士陳守元卽偽號陳天師者也使禱刻之
守元曰未必不爲嘉兆也是夕兵至其門而迎之延曠
謂昶使人收之乃迷於廟中欠之方出延曠卽位改元
永隆移書於鄰國曰六軍踴躍於門前羣臣歡呼於日
下是也延曠在位爲長夜之飲鍛銀葉爲酒杯以賜飲
羣下銀葉卽不許復置他所惟飲盡乃可舍自宗室泊宰
臣而下多以拒命見誅嘗一夕醉甚命其僞宰相李準
棄市而準方大醉臥於市中惟呼其婢春鶯而已行刑
者不敢殺因致之井所明日延曠視朝使召準左右以
夜來之命對之延曠都不能知乃急召吏仍復其位是日
又宴翰林學士周維岳復被怒下獄獄吏拂榻而迎之
日尙書無苦憂昨夕奉公相宿此今亦無恙旣醒果然
又嘗會飲極酣侍者皆退惟曠與維岳在座因顧左右

曰維岳身軀甚小而能飲如許酒左右對曰果有別臣聞酒有
別維岳非可以肌體而論之延曠欣然曰今日侍奉飲樂唯
維岳最下殿將取別賜視之左右對曰今日侍奉飲樂唯
獲免其荒注暴虐率皆類此延曠與其僞末年為僞客省使朱
文進所弑遇弑之日延曠將此延曠與其僞末年為僞客省使朱
私第首參數花自九龍殿賽簾而出三為簾所拂花墜
於地延曠復整花上馬驚躍不能上者數四既而
以四金鎗衛於馬前至是乃以此為亂王氏遂滅木為刃
治通鑑曰主曠果於誅殺嘗遊西園因醉殺控鶴資
擇使魏從朗主曠果於誅殺嘗遊西園因醉殺控鶴資
曰惟有二人相對閒咫尺之黨也又嘗酒酣誦白居易詩
人起流涕再拜曰臣子事君之情不能料舉酒屬二人
大懼李后妒賢妃之寵欲弑曠而立其子亞證使人
告二人曰主上殊不平於二公奈何會后父李真證使人
乙酉曠如真第問疾文進重遇使拱宸馬步使錢達弑
曠於馬上真第五國故事曰朱文進者王氏時為容省使
既弑其君延曠乃稱藩於朝廷行天福年號朝廷授文
進福州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閩國王泉州指
遙應建州文進發兵攻之為泉人所敗連重遇方殺文

進傳首建州以從子繼昌來守福州爲淮兵所阻不得
進指揮使李孺贊乃推信卓儼明爲主卓儼明本神光
寺僧住上方達將自立懼人情人情不附乃假立之示眾曰
儼明在神光寺上方當睡廢中有赤蛇出入其鼻中此
異人也當迎立之眾從其議未幾殺之遂自立李孺贊
本名達旣自立乃表朝廷授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福
建節度使知閩國事后求爵於朝廷不允遂歸江南編
入屬籍復不聽命遂爲江南所攻告急於浙浙兵救之聞
孺贊復於浙改孺贊未幾還本位復謀叛爲浙兵所戮
其弟孺賓自稱閩王遣使來告帝因其使將討之議者
謂閩亂由王延政資治通鑑曰唐主遣使遺閩王曦及
殷主延政書責以兄弟尋戈曦復書
引周公誅管蔡唐太宗誅建成元吉爲比延
政復書斥唐主奪楊氏國唐主怒遂與殷絕當先討乃
釋閩使遣還秋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冬十二月樞密
院使查文徽請討王延政詔以文徽爲江西安撫使往
覘建州文徽固請乃以邊錡爲行營招討共攻延政敗

績于蓋竹

馬書曰延魯爲中書舍人延魯銳於功名欲

安撫使翰林

待詔藏循者嘗賈於閩具知山川險易爲

文徵陳進兵

之計文徵因是請伐閩乃命邊鎬率洪州

屯兵與文徵

俱行遂入建陽王延政遣統軍使吳承祐

以遊兵巡

福州境給曰唐助我討賊大軍至矣福州信

之連重遇殺

朱文進裨將林仁翰殺重遇而歸承

祐延政以其

子繼昌守福州親率眾以拒我師五郡之

兵大集敵勢

甚盛文徵等次于蓋竹退復屯建陽敵求

濟師三年春

二月遣祖全恩何敬洙率萬人以應文徵

與延政陣隔

水全恩使建陽降將孟堅潛師出其後碑

將武彥暉馬

存貴以輕銳繼之腹背夾擊延政大敗

清異錄曰唐

保大二年國主幸飲香亭賞新

蘭詔苑令取

扈谿谿谿美土爲馨列侯擁培之具

保大三年春

二月以何敬洙爲福建道行營招討祖全

恩爲應援使

姚鳳爲諸軍都監會查文徵進討秋七月

星見而風雨

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克建州執王延政

歸於金陵

五代史王延政歸拜羽林大將軍通鑑作羽

金陵在保大四年

延平饒州節度使 五國故事曰延政延曦弟也延曦
即位乃請以建州為威武軍延曦不許因授延政為建
州鎮安軍節度使延政乃自更為鎮武後復僭號稱大
商皇帝改元天德以其驕為太和殿雖服豬袍而早晚
參衙及見四方使介如藩郡之禮延曦遇害閩人有迎
延政於建州者會延政為淮兵所攻不能下使其子繼
雄至復為文進拒而殺之延政歸於江南封自在王尋
改光山王終鄴陽焉 馬書是年閩泉州刺史王繼勳
漳州刺史王繼成汀州刺史許文縝皆請降因而鎮撫
之諸將下建州兵無節制剽掠甚眾閩人失望帝以出
師有功不錄其過升建州為永安軍以祖全恩為節度
使查文徽為撫州刺史何敬洙為楚州刺史偏將王建
封先登功第一為信州刺史史全恩未拜而卒以廬州王
崇文縝建州泉州裨將從效劫刺史王繼勳使之入朝
從效自領州事於是王繼成許文縝皆至建康以繼勳
為池州團練使繼成為和州刺史文縝為蘄州刺史即
以劉從效為泉州刺史以龍衛都虞候劉仁贍為武清
軍節度使升泉州為清源軍以泉州刺史劉從效為節
度升建州為永安軍冬十月皇太后宋氏崩是歲升建
州延平津為劍州以建州之劍浦汀州之沙縣隸焉

保大四年春正月以青陽公宋齊丘為太傅兼中書令

昭武軍節度使李建勳為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及中書

侍郎馮延巳皆平章事

馬書曰二月命建州製的乳茶號曰京誕臘茶之貢自此始罷

貢陽羨茶

清異錄曰僞唐徐履掌建陽茶局弟復治

海陵鹽政檢烹煉之

亭勝曰金鹵履掌建陽茶局弟復治

日玉茸

又曰江南晚季建陽進茶油花子大小形製

各別極可愛

宮嬪鏤金於面皆以淡妝以此花餅施於

額上時號北苑妝

談苑曰江左李氏別令取茶之乳

作片或號京誕的乳及骨子等名

夏四月葬元恭皇

永陵夏五月以樞密使陳覺為福建宣諭使使諭李弘

義入朝不克

五代史曰景訓罷兵而查文徽陳覺等皆

可不用尺兵致仁達

等景以覺為不若乘勝取之覺自言

宣諭使召仁達

朝京師仁達不從覺擅發汀建撫信州

兵趨福州帝遂命王崇文魏岑馮延魯會攻福州

五代史曰

時魏岑安撫漳泉聞覺起兵亦擅起兵會覺大怒馮延巳等為言兵業行不可止乃以王崇文為招討使王

建封為副使益兵以會之以焉
延魯魏岑陳覺皆為監軍使
秋九月淮南盡食稼除

民田稅冬十月庚辰圍福州改漳州為南州馬書曰漳

黃堯殺監軍周承義以叛討平之以泉州裨將董思安

為漳州刺史思安辭以父名章命改漳州為南州副使

劉從願殺思安自領州事南州復為漳州馬書是年

以吏部尚書徐連為鎮海軍節度使四月侍衛諸軍都

虞候賈崇為奉化軍節度使留後六月壽州劉崇俊卒

以漳州觀察使劉彥貞為清淮軍節度使侍衛諸軍都

虞候郭全義出為漳州觀察使以劉崇俊子範為滁州

刺史馬書是歲契丹滅晉中原無主方疲兵東南不

顧北
保大五年春正月立齊王景遂為皇太弟徙燕王景達

為齊王拜諸道兵馬元帥徙南昌王弘冀為燕王副元

帥晉密州刺史皇甫暉棣州刺史王建來歸資治通鑑

刺史皇甫暉棣州刺史王建皆避契丹帥眾奔唐淮北

賊帥多請命於唐唐虞部員外郎韓熙載上疏以為陸

下恢復祖業今也其時若虜主北歸中原有主則未易
圖也時方連兵福州未暇北顧唐人皆以爲恨唐主亦
悔契丹耶律德光以滅晉來告捷且請會盟於境上帝

不從

馬書虜使來告曰晉少主逆命背約自貽廢黜

吾主欲與唐繼先好冊唐爲中原主帝命近臣對

日唐守江淮社稷已固與宋梁阻隔若爾主不忘先好

惠錫行人受賜多矣他不敢拜命因歎曰闕役慙矣其

能抗衡遣工部郎中張易聘之書江南野史云命兵部尚

中原乎

遺工部郎中張易聘之

書買入契丹報聘五代

史馬令書

俱作賈潭請命使者如長安修奉諸陵契丹亦不從三

月己亥吳越救福州兵自海道至我師與之戰敗績諸
軍皆潰夏四月壬申詔即軍中斬陳覺馬延魯餘將帥
皆赦不問已復詔械覺延魯還都既至貸死覺流蘄州
延魯流舒州五月帝聞契丹棄中原遁歸詔曰乃眷中
原我之故地以李金全爲北面行營招討使六月聞漢

入汴兵遂不出而金全猶不罷秋閏七月丁丑夜有彗

出東方近濁其尾迹近側埽少微及長垣至八月壬辰

乃沒馬書是年以安樂公茂為侍衛諸軍都虞候三月

以周宗為寧州知證卒以皇甫暉為神衛軍都虞候八月

國軍節度使使八月太傅兼中書令宋齊丘罷為鎮南軍

節度使馬書曰夏四月丙子太白晝見冬十有一月壬

帝追稱晉天福十二年

保大六年夏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九月漢護國軍節

度使李守貞資治通鑑曰守貞河陽人晉出帝時契丹

重威降契丹漢高祖入京師拜太保河中節度使守貞與

功素好施得士卒心漢室新造天子年少初立執政皆

後進有輕朝廷之志乃招納亡命養死士治城塹繕甲

兵晝夜不息遣人聞道蠟丸結契丹屢為邊吏所獲

沒僕人趙修己素善術數自守貞鎮滑州署同戶參軍

果從移鎮爲守貞言時命不可勿妄動前後切諫非一
守貞不聽乃再疾歸鄉里情總倫以衛縉守貞言其必
爲天子守貞信之又書會將佐置酒引弓指麾掌虎圖
曰吾有非常之福當中其舌一發中之左右皆賀守貞
益自負會趙思緒據長安奉表獻御衣於守貞守貞自
謂天人協契乃自稱秦王遣其驍將平陸王繼勳據潼
關開道表求援師馬令書守貞遣從事宋元李平來奉
先世乃唐之遠裔祖父稱將代不絕人茂績殊勳著於
簡策昔巢寇犯關僖昭失御宗社版蕩爲人所有臣生
於梁末幼失怙恃零丁孤苦遭世多難迨能執戈捐身
事晉征討攻伐屢立戰功爲高祖見擢擢典禁衛頗著
勞績尋屬顧命出守蒲津泊少主扈運遂歿戎虜晉鼎
覆餗天下橫流保守無主臣內功未及立兇黨俄臨眾
鉏鋏豕恢復先業庶安宇內功未及立兇黨俄臨眾
不敵遂羅圍迫臣雖躬當矢石悉力固守冀殄犬羊願
首不顧臣之分也然預備不虞古之善教臣遠聞君王
霸有江左雄跨淮甸禁暴弭亂推亡固存有王者之風
將繼巨唐有士者非君而誰況臣忝宗盟敢罄誠款苟
君王察臣忠勇憐顧本枝救患卹鄰退強撫頽爰遣偏
將出爲東援則君有五霸之風不讓以鎮海軍節度使
桓文之主苟獲全濟資君之惠云云

李金全為北面行營招討使

馬書壽州劉彥貞為副諫議大夫查文徽為監軍使

兵部侍郎即藥峯救河中師次沂州冬十一月退保海州

五代史曰兵攻流陽問守貞已敗乃還吳任臣十國

春秋曰十一月遺漢主書請赦李守貞罪不報馬書

是年以太子少傅馬延己為昭武

軍節度使夏四月唐別史曰元日大雪命太弟以下登樓展

保大七年南唐賦詩令中人就私第賜李建勳繼和建

勳方會中書舍人徐鉉勤政學士張義方于谿亭即時

和進乃召建勳鉉義方同宴夜艾方散侍臣皆有詩詠

徐鉉為前後序仍集名手圖畫書圖盡一時之技冥容

高冲占主之侍臣法部絲竹周文矩主之樓閣宮殿朱

澄上之雪竹寒林董源主之池沼禽魚徐崇嗣主之圖

成皆絕筆也江表志載御詩云珠簾高卷莫輕遮往

往相達隔歲華春氣昨朝飄律管春風今日散梅花素

姿好把芳姿比落勢還同舞勢斜坐有賓朋樽有酒可

憐清味屬儂家李建勳和云紛紛忽降當元會著物輕

明似月華狂瀨玉山池初放仗密沾宮樹未妨花迴風雙

闕千尋冷峭壓南山萬仞斜寧憶晚來中使出御題宣

示老僧家徐鉉和云一宿東林正氣加便隨仙仗啟春

華散飄白獸難分影輕轍青旂始見花落似更依宮舞
 轉入樓偏向御衣斜殿徐幸得金門詔願布堯年賀萬
 家張義方和云恰當歲日紛紛落花密飄粉蕊先同冷靜
 古醉仙標瑞牒有誰輕擬此楊花密飄粉蕊先同冷靜
 座庭枝勢欲斜豈但小臣忝與味狂歌醉舞一千家
 徐鉉序曰臣聞堯尚文思書有永言之日漢崇儒學史
 稱好道之名所以澤及四海化成天下其後迂闊王道
 蕩搖漳風正始之音闕而莫續魏興古義允屬昌期我皇
 詞王融曲水之篇無聞聖作將興古義允屬昌期我皇
 帝陛下尚武功成右文業廣明踰日月不以聖智自居
 思拔雲天之娛物茂冬蒸之禮恩覃在編調振橫汾天籟
 思秋稼之娛物茂冬蒸之禮恩覃在編調振橫汾天籟
 發音嘯非聳聽乾文垂象寧隔瞻仰信可以暢列聖之
 謨猷變生人之耳目者也於是祚纒作噩序首青陽玄
 烏司啟之明晨白獸稱觴之節日有唐中興之一紀皇
 上御麻之七年地天平天成時和歲稔衢樽之味普洽立
 風擊壤之聲散爲和氣同雲暗野朔雪飛空急勢隨風
 影亂東郊之仗凝華接曙光浮元會之筵星躡既移雲
 疊乃放太弟以龍樓之盛入奉垂旒齊王以鳳沼之崇
 來參御几霞軒結轍革履齊趨唯陳韶濩之音無取魚
 龍之戲喜油油之既洽願奕奕之方呈筆落天波言成
 帝典七言四韻宣示羣臣乃命太弟太傅建勳翰林學

士給事中朱鞏常夢錫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殷崇義游
知言吏部尚書毗陵邵公景運工部尚書上饒郡公景
遜左常侍勤政殿學士張義方諫議大夫勤政殿學士
潘處常魏岑駕部員外郎知制誥喬匡舜主客員外郎
知制誥徐鉉膳部員外郎知制誥張緯光祿卿臨汝郡
公景遵鴻臚卿文安郡公景遊太府少卿陳留郡公景
道左衛將軍樂安郡公引茂駕部郎中李瞻等或廣元
首之歌或和陽春之曲如葵心之向日馭似盤戶之環
雷門二十一一篇咸從奏御者所以美豐年之兆申萬物
之情非徒載言載笑一詠一吟而已昔者白雲之唱七
萃驪驪黃竹之詩萬人凍餒王猷且塞後嗣何觀孰若
偃仰大庭優游六藝初筵有秩而六宮不移夜漏未央
而百官已事被之樂府授以史官煥乎文章無得而稱
焉有詔爲記以紀歲月御批云宿來健否酒醒詩畢
可有餘力何妨一爲之序以紀歲月呵天慈過聽猥
屬微臣徐樂上書徒慙暮入其日內宴臣鉉迨夜方赴
安國作序幸冠首篇杜簡僅成兢憂罔措謹上後序
曰昔者漢宮故事著成王負展之圖魯殿宏規紀黃帝
垂衣之象用能昭文昭物雖十世而可知如玉如金更
百王而不易況乎天統建寅之首皇猷累洽之晨上瑞
方呈宸游載穆拱北極而眾星咸在祝南山而萬壽無
渝明皇花萼之樓風流不泯德祖中和之節雅頌常垂

實奕世之耿光爲中朝之盛觀固當騰之竹帛飾以丹青
襲六藝以同明與天文而共麗皇太弟重離普照博
望凝思敦古道以致君法前經而作事命千秋而指畫
召立本以趨馳榮乎後素之功焯爾彰施之象煦如就
日肅不違顏萬國式瞻若奉衣裳之會羣臣仰止似聞
輿馬之音盛德形容於斯大備者也初外朝旣罷內宴
方陳赴召者上自副君逮於戚里銅壺已宴聖藻爰飛
或逡巡而載歌或蹈詠而不作既而有詔出示羣官臣
建勲義方鉉等聞命在前援簡先就固承中旨入奉斯
筵而兩省眾篇翌日咸集故奉和者二十一首而侍宴
者十有四人前序闕遺被令重述謹上清異錄曰李
景保大七年召大臣宗室赴內香宴凡中國外夷所出
以至和合煎飲佩帶粉囊共九十二種

皇甫暉將軍張繼蕭處質監軍散騎常侍張義方帥師

萬人出海國招降五代史曰是時漢隱帝少中國衰弱

出海酒諸州招降之納亳州蒙城鎮將咸師朗等以歸夏六月癸

酉朔日有食之馬書是年四月上中太白晝冬十月我

見冬十有二月日暈三重

師渡淮攻正陽

九域志潁州潁上縣有正陽鎮臨淮津

敗績

賁治通鑑十月潁州將

白福進

十二月泉州刺史劉從效兄南州刺史從願殺

刺史董思安據南州自稱刺史我不能問因升泉州為

清源軍以從效為節度使

馬書劉從效為節度使在保大三年徐鉉泉州節度使劉

從效檢校太師制日門下望高於朝則享師保之任惠

我於物則進上田之封所以故佑冲人藩屏王室者也

應有寵數屬於元侯某山嶽儲精星芒稟異挺全才而

之多難越萬里以致身而自際會先朝奮揚奇策靜一

恩威治著紀律修明我政有經理聲日遠黎獻有不欺

之頌弗明賴我友邦越乃賢帥推誠翼戴克荷景靈煥

汗之恩唯恐不至是用增以井賦崇為太師美號峻階

勉揚令圖永錫繁祉可以觀德殿邦之寄可以樹勳

奉化軍節度使以江州賈崇為神武統軍侍衛諸軍都

指揮使秋七月殺天威統軍都虞候王建封八月以建

州王崇文鎮廬州以諫議大夫查文徽為永安軍節度

使留後

保大八年春正月李金全始罷北面行營招討使

馬書載正

月詔曰春秋日食地震星李木冰可謂甚矣此者災異仍多豈人君不德以召之耶抑亦天心之仁愛而譴告之也朕甚惕焉曩者兵連閩越武夫悍將不喻朕意而務爲窮殫以至父征子餉上違天意下奪農時咎將誰執在子一人其大赦境內窮民無告者大賜粟帛二月福州遣諜者詣建州留

後查文徽告吳越戍卒亂殺李弘義棄城去文徽信其

言襲福州大敗被執而別將建州刺史陳誨以戰棹敗

福州兵執其將馬先進

馬書作馬先進葉仁安等

俘於金陵秋七月

歸馬先進于吳越而求查文徽八月尙書郎周濬等三

人奔漢九月楚朗節度使馬希萼表請師

五代史曰希範卒希萼自

朗州來奔喪希廣將劉彥瑫曰武陵之來其意不善宜出兵迎之以備非常使其解甲釋兵而後入張少敵周

廷誨曰王能與之則已不然宜早除之希廣泣曰吾兄也焉忍殺之分國而治可也乃以兵迎希萼於跌石止之於碧湘宮厚賂以遣之希萼憤然而去乃遣使詣京師求封爵請置邸稱藩漢隱帝不許降璽書慰勞講解之希萼怒送款於李景舉兵攻長沙江南野史載表略曰昔先王早以動舊基有楚國不幸卽世願命之夕令兄弟以天倫紹立庶奉宗廟獲享國祚無何嗣君不延永命奄棄社稷計告至日臣不勝痛切膚骨血泣願陳卽時奔走哀庭冀處苦土用竭臣子之孝不圖天未殄禍孽豎構隙開維我戚屬汨亂我先序潛阻兵戈將謀剿絕苟不更圖須在朝夕故臣敢遠遣行价殫布腹心惟君存先主之昔好輸大國之威武許兵出援庶俾盜黨免弄凶器詔加同平章事賜以鄂州今年租稅命以附不贖云云

楚州團練使何敬洙帥師援之冬十月吳越歸查文徽

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十二月馬希萼攻陷潭州弑

其君馬希廣

五代史曰希萼文長樂門牙將吳宏楊祿戰於門中希萼少鯁已而許可獲奔於希

萼宏祿聞之皆潰

然曰此純夫也豈能爲惡徒爲左右惑之耳

顧其下曰吾欲活之如何楚將李彥溫劉彥瑫各以千

人來歸資治通鑑曰李彥溫見城中火起自駭口引兵

劉彥瑫各將千餘人奉文昭王及希廣諸子趨袁州遂

奔唐馬書是年二月以東都留守燕王冀為潤宣二

州大都督鎮京口宣州周宗為東都留守夏四月以劍州刺史陳誨為永安軍節度使

保大九年春二月楚王希萼使掌書記劉光翰來貢方

物資治通鑑曰希萼遣掌書記劉光翰入貢於唐唐待

之厚光輔密言湖南民疲主驕可取也乃密圖進取

按湖湘故事作光輔三月壬戌朔以右僕射孫忌客省

使姚鳳為楚王策禮使唐以楚王希萼為天策上將軍

中書令楚王江南野史曰希萼帥州兵及五谿蠻攻

殺希廣遂遣右僕射孫忌持節立希萼為楚王既立荒

淫驕恣不恤國政又以洪州營屯都虞候邊鎬為湖南安撫使

便宜進討淮南饑夏五月辛未有星大如五升器自西

南流墜西北火燭地聲如雷六月楚靜江軍指揮使王

達

五代史作進達

執朗州節度使馬光惠歸於金陵推辰州刺

史劉言為朗州留後

五代史曰劉言吉州臨陵人也言初事刺史彭玕

從玕奔楚言事希範為辰州刺史進達少為靜江軍卒
事希範為指揮使希範為辰州刺史進達為先鋒陷長沙
長沙遭亂殘毀希範使進達以靜江兵營緝之兵皆愁
怨進達因擁之夜以長柯巨斧所闕奔歸武陵希範
醉不能省明日遣將唐翦追之及於武陵翦戰大敗而
還進達乃逐山留後馬光惠迎言於辰州以為帥進達
自為副已而希範將徐威等作亂縛希範而立希崇湘
南大亂李景遣邊緝入楚遷馬氏於金陵因并召言言
不從遣進達與行軍司馬何景真等攻鎬於長沙鎬敗
走周廣順三年言奉表京師以邀封爵又言長沙殘破
不可居請移治所於武陵周太祖皆從之乃升朗州為
武平軍在武安軍上以言為節度使因以武安授進達
進達自以言已所迎立不為之下言患之二人始有隙
欲相圖進達謀曰言將可用者不過何景真朱全琇兩
召而殺之言可取也是時劉晟取楚過何景真朱全琇
達因白言召景真等會攻破晟言信之遣景真全琇往

至皆見殺乃奉兵襲武陵執言殺之奉表京師周太祖
即營都統進達攻鄂州過岳州岳州刺史潘叔嗣進達
故時同列待進達甚謹進達左右就叔嗣求賂叔嗣不
與左右譏其短進達面罵之叔嗣慙恨語其下曰進達
戰勝而還吾無遺類矣進達入鄂州方攻下長山叔嗣
以兵襲武陵進達聞之輕舟而歸來請命秋九月楚將
與叔嗣戰武陵城外進達敗見殺

徐威等廢其君希萼命邊鎬出萍鄉以討楚亂冬十月
壬寅武安留後馬希崇請降

五代史補馬希範卒判官
李舉以希範同母弟希廣
為天策都尉撫御尤非所長大校張少敵憂之建議請
立希廣庶兄武陵帥希萼且在武陵九谿蠻通好往來甚
為必不為都尉之下加之在武陵九谿蠻通好往來甚
歡若不得立必引蠻軍為亂幸為思之李舉忽怒曰汝
輩何知且先大王為都尉俱為嫡嗣不立之卻用老婢
兒可乎少敵曰國家之事不可拘以一途變而能通所
以圖長久也何嫡庶之云乎若明公必立都尉當妙設
方略以制武陵使帖然不動乃可不然則社稷去矣舉
愈怒竟不從少敵之謀少敵度無所奈何遂不辭出未
幾希萼果以武陵反引九谿洞蠻數路齊進遂破長沙

縑希廣於郊外而支解李皋自是湖南大亂未逾年而
國滅一如少敵之言初希萼之來也希廣以全軍付親
校許可瓊使逆擊之可瓊觀希萼眾盛恐懼夜送旗鼓
乞降希萼大喜於是兼可瓊之眾長驅而至希廣素奉
佛聞知計無所出乃披緇衣引羣僧念實勝如來謂之
禪災頃刻府廨火起人忽紛擾猶念誦之聲未輟其
如此少敵憂之良石以外一變皆城中街道向種槐柳
即無十一二至是內外聲聞於郊野俄有童謠云湖南
夜間好織草鞋人無長少皆誦之未幾國亂百姓奔竄死
城郭好長街竟栽柳樹不栽槐百姓奔竄死
掘芒織草鞋人無長少皆誦之未幾國亂百姓奔竄死
於溝壑者十有八九至是議者始悟蓋長街者通內外
之路也槐者為言懷不栽槐蓋兄弟不睦以至國亡失
孔懷之義也草鞋者遠行所用蓋百姓遠行奔竄之義
也玉壺清話曰馬希萼既立不治國事數與僚吏縱
酒為樂有小吏謝延擇者本帳下廩養有容貌希範素
寵嬖之每筵會皆命延擇預坐諸官甚有在下者於是
眾怒往往偶語曰此輩舊制有燕會唯用之守門以防
他虞今與我等齊列何辱之甚也其弟希崇因眾怒咄
咄與其黨竊發擒希萼囚之於衡陽又自立未數日江
南遣袁州刺史邊鑑乘其亂領鎬入潭州楚王希萼既
兵來伐希崇度不能敵遂降

克長沙不賞許可變疑可變怨望出為蒙州刺史道馬
步都指揮使徐威左右軍馬步使陳敬遷水軍都指揮
使曾公綰牙內侍衛指揮使陸孟俊帥部兵立寨於城
西北隅以備朗兵不存撫役者將卒皆怨怒謀作亂希
崇知其謀戊寅希萼宴將吏徐威等不預希崇亦辭疾
不至威等使人先驅蹕馬十餘人府自帥其徒執斧
斤白梃聲言繫馬奄至座上縱橫繫人頭蹄滿地希崇
諭垣走威等執囚之執謝彥顯自頂至踵劉言闕希崇
為武安留後縱兵大掠其寨奪之罪壬午軍於益陽之
立遣兵趨潭州聲言討其寨奪之罪壬午軍於益陽之
西希崇懼癸未發兵二千拒之又遣使如朗州求和請
為鄰藩掌書記桂林李觀象說言曰希萼舊將佐猶在
長沙此必不欲與公為鄰不若先檄希崇取其首然後
圖湖南可兼有也言從之希崇畏言即斷都軍判官黃
仲敏掌書記劉光輔牙內指揮使魏師進都押牙黃勳
等十餘人首遣前辰陽縣令李翊齎送朗州至則尉敗
言與王逵等皆以為非仲敏等首怒責翊翊惶恐自殺
希崇既襲位亦縱酒荒淫為政不公語多矯妄國人不
附初馬希萼入長沙帝師焉雖免死猶杖背黜為民希
崇以為師嵩必怨之師嵩之子也與其孝父節度巡官匡
衡山指揮使廖偃匡衡之子也與其孝父節度巡官匡

聲謀曰吾家世受馬氏恩今希萼長而被黜必不免禍
壺相與輔之於是帥莊戶及鄉人悉為兵與師對立
希萼為衡山王以縣為行府斷江為柵編竹為障艦以
師高為武清節度使召易徒眾數日至萬餘人州縣多
應之遣判官劉虛己求援於唐徐威等見希崇所為知
必無成又畏朗州虛己求援於唐徐威等見希崇所為知
希崇以自解希崇微覲之之逼恐一聞喪敗俱及禍欲殺
請兵於唐主命邊錫已楚王袁州將兵萬人西趨長沙唐
邊錫引兵入醴陵癸巳錫詣希崇降恆歎曰吾久不死乃
策府學士拓跋恆奉牋崇崇降恆歎曰吾久不死乃
為小兒送降狀癸卯希崇崇降恆歎曰吾久不死乃
馬稱詔勞之甲辰希崇崇降恆歎曰吾久不死乃
胡南將吏畢賀錫告厚賜之錫時入城錫舍於劉陽門樓
倉粟振之楚人大悅厚賜之錫時入城錫舍於劉陽門樓
以希萼為洪州大都督封楚王錫盡遷馬氏之族於金陵
資治通鑑曰以馬希崇為永泰節度使鎮舒州節度使
賜爵楚王以馬希崇為永泰節度使鎮舒州節度使
州節度使王馬希崇除舒州永泰節度使鎮舒州節度使
曹叔封於王畿炎漢功臣楊僕恥居關外是知蕭翰之
重所寄必同遠近之差以斯為寵我有成命爾其敬聽
某識度恢宏風韻茂遠家勳蓋世不枯貴以騙人多難
荐臻每忘身而濟物知能適變仁足亢宗來庭不俟於

七旬保境豈徒於五郡劉總舉全燕之地弘正翰雄魏
之邦故實收存懋卓何否是用加之既賜尊以上公
負重之崇資委建牙於列鎮虛襟而見前席與談言
有章威儀可則既叶勤之操宜更節制之權而永泰全
明形於表疏愈歎忠勤於汝水封疆密遷於王城用諸
軍舒肅舊國地望無慙之禍俾迴新命往受中權於嚴
義昭彰朝恩渙汗千里之地可以觀政三軍之帥可以
無忘多訓可癸丑武昌節度使劉仁贍帥舟師取岳
州資治通鑑曰癸丑唐武昌節度使劉仁贍湖南遂平
州帥戰艦二百取岳州撫納降附人忘其亡引進使任
馬書曰以將軍宋德權為岳州刺史以客省引進使任
鎬為監軍使以馬光惠為朗州節度使留後資治通
鑑曰唐百官共賀湖南平起居郎高遠曰我乘其亂取
之甚易觀諸將之才但恐守之難耳司徒致仕李建勳
曰禍其始南漢來攻郴州陷之內資治通鑑曰南漢主
於此乎南漢來攻郴州陷之內資治通鑑曰南漢主
謝賈將兵攻郴州唐遷編發兵拔之崇徽敗唐軍於義
章遂取郴州邊鎬請除全道二州刺史以備南漢丙辰
唐主以廖偃為道州刺史以黑雲都指揮使張審知全
州江南野史曰初南漢王劉氏之子嗣立闔馬氏兄

弟敗亂徙江南遂遣將進取桂林侯忠帥袁吉二郡將張繼至郴連開復遣裨將楊勝侯忠帥袁吉二郡將師合數千人分道而進至臨賀與廣人戰於城下廣人敗績城守使壅上流以誘我忠等見水淺乘勝破木橋而人因各爭功縱兵亂掠廣人伏兵拒之忠等失利退決水泛溢士卒溺死者大半餘眾宵遁漢兵亦未至桂林聞忠等敗周兗州節度使慕容彥超來乞援師從之於是亦班師周兗州節度使慕容彥超來乞援師從之五代史略曰慕容彥超吐谷渾部人漢高祖同產弟也嘗冒姓閻氏彥超黑色胡髯虬鬚國崑崙仕唐及晉漢拜鎮寧軍節度使隱帝遇絀周太祖入立不自安數有所獻太祖賜以玉帶又賜詔書安慰之呼彥超為弟而所名彥超心益疑懼及劉昫自立彥超亦反遣人南結李昇為出兵攻汴陽敗歸明年太祖親征城破夫婦投井死是歲北漢主崇立仍稱乾祐四年周主郭威篡漢稱廣順元年馬書慕容彥超乞師在十二年

保大十年春正月升洪州高安縣為筠州

馬書以湖南行營糧料使

玉紹顏為刺史

以清江萬載上高三縣隸焉援兗州之師敗績

於汴陽周人執我指揮使燕敬權

資治通鑑曰唐主發兵五千軍於下邳以

援彥超聞周兵將至退屯沭陽徐州巡檢使張令樞二

擊之大破唐兵殺溺死者千餘人獲其將燕敬權

月周人歸敬權唐按馬書周人歸使來言曰吾賊臣背叛

爾國助之豈長計哉馬書作朕誅逆命何苦來援江

俘江南將校而論之曰卿歸語汝主朕征有罪乃為君

之道何煩遠援以附不庭朕方結鄰好休兵邊境是所

願也卿可言之爾且使潁州郭瓊字國華幽州盧龍人

主閭而悔恨忘食且使潁州郭瓊字國華幽州盧龍人

少事契丹遷至都校後唐明宗朝挈族來歸授以團練

使晉末虜陷中原盜賊蠭起德光以瓊為沂州刺史即

單車赴治盜畏其威相與遁去漢乾祐中淮人攻密州

以瓊帥東路行營淮人聞之亦亟引避劉錡守平虜稱

疾不朝隱帝疑其叛詔瓊領兵屯青州錡將害之張宴

伏兵幕下瓊無懼色錡亦不敢發瓊徐為言去就禍福

錡遂趨召周顯德中為齊州防禦使歲饑出俸以濟之

民多自鄴治至者郡人詣闕以言詔為立碑宋初以左

衛上將軍致仕卒瓊推賢接物貽我壽州劉彥貞書其

有士君子之風所至民懷愛之

詞曰大周潁州團練使郭瓊致書於淮南壽州節度使

麾下自古有國皆惡叛臣貴邦何爲常事招誘吳中多
士無乃淺圖帝頗媿其言以翰林學士江文蔚知禮部
貢舉放進士王克貞等三人及第旋復停貢舉三月以
太弟太保馮延巳爲左僕射前鎮海節度使徐景運爲
中書侍郎及右僕射孫忌並同平章事帝以南漢乘楚
亂據桂宜等州將取之以知全州張繼兼桂州招討使
夏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命統軍侯訓帥五千人會張
繼攻桂州敗績於城下訓死之繼收餘眾保全州周興
順指揮使白進福以族來歸秋九月召朗州劉言入朝
冬十月劉言將王逵周行逢攻潭州隆平錄曰周行逢
朗州人少亡賴犯
法隸軍籍久之爲裨校唐乾寧初馬霸圖盜據湖南地
自置郡守以下官廣順初馬希範與弟希廣爭國率繼

軍殺希廣而自立又為其將陸孟俊所遷而立弟希崇
因求援江西南李景遣邊鎬赴之馬氏舉族存於建康景
以鎬帥潭而朗州軍亂推牙將劉言為帥以行逢為都
校因上章李景求旌鉞不許言遂遣行逢帥舟師陷潭
州邊鎬遁去因據其城言請移潭治朗州祖以言帥朗
以王進達帥潭顯德中裨將潘叔嗣害進達請行逢帥
朗行逢至戮叔嗣以徇世宗因除行逢朗州大都督武
平軍節度使兼侍中自是盡有湖南地建隆初加中書
令行逢善用兵人盡心民政其壻求補吏以未起與之人
服其公性多猜忌喜殺戮將終謂將校曰吾死張文表
必叛公等強勉護吾兒既而文表果舉兵滅周氏其子
而保權年十一乞師朝廷詔慕容延釗李處耘率師赴之
開太祖以其年幼政不由己詔尋訪赴闕保權上章待
罪釋之授右千牛衛上將壬辰拔益陽寨戍將李建期
軍累遷至左羽林統軍卒
死之丙申潭州節度使邊鎬棄城遁五代史曰楚地新
相馮延巳以克楚為功不欲取費於國乃重鉞於民以
給軍楚人皆怨而叛其將劉言攻邊鎬鎬不能守遁歸
辛丑劉言將蒲公益攻岳州刺史宋德權監軍任鎬棄

德權任鎬於大社斬裨將申洪泰尹建於都門外平章

管將軍張繡爭之不克朗州裨將劉言執留後馬光惠
送建康言自領州事遣李建期屯益陽將討劉言而楚

地新定府庫空虛宰相馮延巳以克楚爲功不欲取費
於國乃重斂其民以給軍邊鎮不能振撫楚人皆怨帝

亦惡之謂延巳孫晟湖州之役楚民厭亂求息庸於我
今欲罷桂陽之師解益陽之戍卽授劉言以節鉞使自

安輯其民吾亦得惠養湘衡之地如是則遠邇完實二
藩在吾度內爾公等亟行之無爲後悔孫晟卽欲奉行

延己曰吾以偏師克全楚天下驚動今三分喪二何以
爲功遂稽其命未幾劉言遣王進達破益陽殺建期等

乘勝攻長沙邊鎬遁歸所在屯戌相繼敗走獨張繼全
師而還且戰且行取資於道岳州刺史宋德權監軍使

任鎬皆棄城走帝大怒削邊鎬官流饒州戮宋德權信任鎬於大社斬裨將申洪泰尹建於都門外以張巒爲信

州刺史延巳等白劾起之孫
晟請罪不已乃罷爲右僕射
十二月雪都令趙暹奔周

七

洪州大都督楚王馬希萼來朝留不遣

資治通鑑曰後數年卒於金陵

諡恭

是歲大旱

馬書是年五月司徒致仕李建勳卒

保大十一年春三月以左僕射馮延巳同平章事金陵火逾月焚官寺民廬數千間復設貢舉夏六月不雨井泉竭涸淮流可涉旱蝗民饑流入周境冬十月築楚州白水塘以溉屯田遂詔州縣陂塘湮廢者皆修復之於是力役暴興楚州常州爲甚帝使親吏車延規董其役發洪饒吉筠州民牛以往吏緣爲姦強奪民田爲屯田江淮騷然百姓皆以數丈竹去節焚香於中仰天訴冤知制誥徐鉉因奏事白之帝曰吾國兵數十萬安肯不食捍邊事有大利則舉國排之奈何鉉又力陳其弊帝

乃遣鉉行視利害鉉至楚州悉取所奪田還民詰責延規欲榜之百姓感悅而帝左右交譖以為擅作威福帝

大怒趨歸將沈之江中既至怒少解流舒州而白水塘

等役亦賴以止

馬書二月周行逢據潭州夏五月以太

鄂州劉仁贍為神武統軍侍衛都指揮使以濠州觀察使何徽洙為武清軍節度使

保大十二年春正月有大星貫于西北聲如雷二月命

吏部侍郎朱鞏知禮部貢舉自十一年六月至於今年

三月大饑疫命州縣鬻粥食餓者

江南野史曰飢民食粥皆死城內外傍水

際積屍臭不堪行

秋七月契丹使其舅來聘夜宴清風驛盜斬

契丹使亡去捕之不得或以為周人也

唐餘紀傳曰後知為周將荆罕

儒所還

自是契丹遂不至

馬書曰秋七月契丹使其舅來聘昇元中宋齊王

選宮嬪雜以

珠貝羅綺泛海北通契丹欲賴之以復中原而虜使至
則厚幣遣還迨至淮北風使人刺之復遣使沿海齎琛
寶以報聘虜意晉人殺其使數犯中原至是館虜使於
清風驛夜醺更衣盜斬其首契丹自此不至蓋中原開
之也按是歲周改顯德元年正月周主威珣養子榮
立仍稱顯德十月北漢王崇弒子承鈞立仍稱乾祐
保大十三年春二月以中書侍郎知尙書省嚴續爲門
下侍郎平章事夏六月周攻秦鳳蜀使閒使來告難馬
二月周伐蜀秋七月蜀使來聘五代史曰契丹滅晉
漢高祖起於太原中國多故雄武軍節度使何建以秦
成階三州附於蜀昶因遣孫漢韶攻下鳳州於是悉有
王衍故地漢將趙思綰據永興王景崇據鳳翔反皆送
款於昶昶遣張虔釗出大散關何建出隴右李廷珪出
子午谷以應思綰及周師伐蜀秦成階鳳復入於周昶
懼分遣使者聘於南周下詔罪狀我一周世宗實錄曰十
唐東漢以張彤勢周下詔罪狀我一周世宗實錄曰十
淮南獨處一方多歷年所外則結連北虜與我爲讐
惡旣深朕不敢赦今將討除與卿等籌之乃以宰臣李
穀爲淮南道前軍行營都部署兼知廬壽等州行府事
以許州節度使王彥超副焉又命侍衛馬軍都指揮使

韓令坤已下一十二將各帶征行之號以從焉是月敕
淮南管内州縣軍鎮官吏軍人百姓等朕自續承基構
統御寰瀛方當恭己臨朝誕修文德豈欲興兵動眾專
耀武功顧茲昏亂之邦乃舉弔民之義蠢爾淮甸敢拒
大邦因唐室之凌遲接黃寇之喪亂飛揚跋扈垂六十
年盜據一方僭稱偽號倖數朝之喪亂多事與北虜之交通
厚啟戎心誘為邊患晉漢之代襄海未寧而乃招納叛
亡朋助凶慝李金全之據安陸李守貞之叛河中大起
塗炭湘潭之士庶以至我朝啟運東魯不庭發兵而接
應募容觀費而憑陵徐部汰陽之役曲直可知尙示包
荒猶稽問罪爾後維揚一境連歲阻飢我國家念彼災
荒大許耀我無所負彼實多姦句誘契丹至今未已結
連并寇與我爲讐罪惡貫盈人神共憤今則推輪命將
鳴鼓出師徵浙右之樓船下金陵之戈甲東西合勢水
陸齊攻吳孫皓之計窮自當歸命陳叔寶之數盡何處
偷生爾淮南將士軍人百姓等久隔朝廷莫聞聲教雖
從僞俗應樂華風必須善釋安危早圖去就如能投戈
獻款舉郡來降具牛酒以犒師奉圭符而請命車服玉
帛豈吝旌闕土山河誠無愛惜刑賞之令信若丹青
苟或執迷岸免後悔王師所至軍政甚明不犯秋毫有

同時雨百姓父老各務安居剽虜焚燒必令禁
止自茲兩地永為一家凡爾蒸黎當體誠意遣將李
穀宋史曰李穀字惟珍潁州汝陰人身長八尺容貌魁
毅偉少勇力善射以任俠為事頗為鄉人所困發憤從
學所覽如宿習年二十七舉進士連辟華泰二州從事
晉天福中擢監察御史少帝居守加穀虞部員外郎仍舊職
充推官晉祖幸鄴少帝為府推官及即位拜職方郎中舊職
少帝為廣晉尹穀又為帝居守加穀虞部員外郎仍舊職
充度支判官晉祖幸鄴少帝為府推官及即位拜職方郎中舊職
契丹詔許扈從充樞密直學士加給事中為馮玉李彥
韜所排會帝再幸河南北改三司副使權判留守三司事
開運二年秋出為磁州刺史北面水陸轉運使契丹入
汴少帝蒙塵而北穀獨拜迎於路君臣相對泣下穀日
臣無狀負陛下因頓首以獻會契丹主發使至州穀捨
輒之密送款於漢祖遣河朔酋豪梁暉入據安陽契
丹主患之因議於漢祖旋會獲有告契丹以城左散騎
還封府遷工部侍郎周祖西征為西南面行營水陸轉
運使關右平改陳州刺史周師太祖入汴命權判三司
廣順初加戶部侍郎未幾拜中書侍郎平章事仍判三
司初漢乾祐中周祖討河中穀掌轉運開國之初倚以
為相先是禁牛革法甚峻犯者抵死穀乃校每歲用革

之數凡田十頃歲出一革餘聽民私用又奏罷屯田務
以民隸州縣課役盡除宿弊穀父祖本居河南洛陽經
巢之亂園廬蕩盡穀生於外既貴訪得舊地建蘭若又
立垣屋凡族人之不可仕者分田居之詔改清風鄉高
陽里爲賢相鄉勸德里三上表辭相位周祖不允免朝
參視事爲本司賜白藤肩輿召至便殿勉諭穀初加右僕
視事征兗州爲東京留守判開封府事顯德初加右僕
射集賢殿大學士從世宗征太原二年冬議伐南唐以
穀爲淮南道行營前軍都部署兼知廬壽等州行府事
忠武軍節度王彥超副使韓令坤以下十二將率從穀
領兵自正陽渡淮先鋒都將白延遇敗吳軍數千於來
遠又破千餘人於山口鎮進攻上谿又敗千餘衆獲其
小校數十人長圍壽春南唐遣大將劉彥貞來援穀召
將佐謀曰今援軍已過來遠距壽陽二百里舟楫將及
正陽我師無水戰之備萬一斷橋梁隔斷王師則腹背
受敵矣不如退守浮梁以待戎之至初世宗至陽仍焚芻糧
聞此謀亟走內侍乘驛止之穀已退保正陽仍焚芻糧
回軍之際遲相掠奪淮北役夫數百悉陷於壽春世宗
聞之怒亟命李重進率師代之穀判壽州行府是秋
詔歸闕得風痺疾告滿百日累表請致仕優詔不允每
軍國大事令中使就第問之四年春吳人壁紫金山築
甬道以援壽春不及者數里師老無功時請罷兵爲便

世宗令范質王溥就穀謀之穀手疏請親征有必勝之
利者三世宗大悅用其策及淮南平賞賜甚厚出穀疏
令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爲贊以賜之是夏世宗還穀扶
疾見便殿詔令不拜命坐御坐側以抱疾既久請辭祿
位世宗怡然勉之謂曰譬如家有四子一人有疾棄而
不養非父之道也朕君臨萬方卿處輔相之位君臣之
閒分義所在奈何以祿奉爲言穀媿謝而退俄以平壽
州敘功爵邑是秋穀抗表乞骸骨罷相守司空加邑封
令每月賜穀錢百萬一詣便殿訪以政事五年夏世宗
回賜穀錢百萬一詣便殿訪以政事五年夏世宗平淮
開府儀同三司進封趙國公求歸洛邑賜錢三萬從其
請太祖卽遣使就賜器幣建隆元年卒年五十八太
祖聞之震悼贈侍中穀爲人厚重剛毅深沉有城府雅
善談論議政事能近取譬言多誥理辭氣明暢人主爲
之聳聽載人有難必救有恩必報好汲引寒士多至顯位
與韓熙載善熙載將南渡密告穀曰若江東相我當
長驅以定中原穀笑曰若中密告穀曰若江東相我當
耳穀後果如其言李昉嘗爲穀記室在淮上被病求先
歸穀視之曰子他日官祿當如穀記室在淮上被病求先
顯德中扈載以文章馳名樞密使王朴薦令知制誥除
書未下朴詣中書言之穀曰斯人何得言命而遺材載遂
曰公在衡右之地當以材進人何得言命而遺材載遂

知制誥遷翰林學士未幾卒時謂林能薦士穀能知人穀歸洛中昭義李筠以穀周朝名相遺錢五十萬他物稱是穀受之既而筠叛穀憂恚而王彥超東都事略曰終子吉至補闕洪至太子中允王彥超王彥超字德昇大名臨清人也少事魏王繼岌繼岌死乃仕晉為刺史仕漢為復州防禦使契丹人寇為行營馬步左廂都排陣使從周太祖入汴湘陰公質牙校鞏廷美以贊不之立據徐州以拒劉崇於晉中改建雄武寧軍節度使以討鎮顯德初加同平章事屢破劉崇之眾河陽三城河中三州兼侍中宰相李穀征淮南以彥超將軍敗淮人於壽重進兵至合勢急擊大敗之遂保正陽淮人躡其後會李永興移鳳翔國初加中書令太祖與彥超宴射於作坊酒酣謂彥超曰卿昔在復州朕往依卿何日不納我彥超頓首曰號蒼之水豈足以安神龍陛下當日不納我彥超使入為右金吾衛大將軍太平興國中封邪國公彥超語所親曰人臣七十致仕古之制也我今六十九矣自當知止足之分明年遂請老拜太子太師致仕卒年七十三贈尚書令彥超溫恭謹慎自鳳翔來朝與諸將俱能引年告為當世所重始彥超自鳳翔來朝與諸將俱

侍宴太祖謂曰卿等皆國家宿舊久臨劇鎮非朕所以
優賢之意彦超曰臣無勲勞久冒榮寵願乞骸骨以歸
諸將競陳宿昔戰功及履歷艱苦太祖曰此韓令坤宋
異代事何足論翌日皆罷鎮時論以勇敢隸成德軍兵籍
日韓令坤磁州武安人父倫少以勇敢隸成德軍兵籍
累遷徐州下邳鎮將兼守禦州指揮使世宗以令坤貴擢
陳州行軍司馬及令坤領陳州利括斂民財公私患之
項城民不法干郡政私求命殿中侍御史率汀按之倫
許報民武郁詣闕訴其奏死之世宗怒追刻具伏法當棄
市令坤泣請於世宗遂免死流海島顯德六年為左驍
衛中郎將遷左監門衛將軍宋初拜磁州刺史轉亳州
團練使乾德四年改本州防軍宋初使卒令坤少隸周祖帳
下廣順初歷鐵騎散員都虞候控鶴右第一軍都校領
和州刺史世宗即位授殿前都虞候俄賞高平之功為
就捷左廂都虞候領口州團練使進本廂都指揮使領
泗州防禦使征太原為行營前軍馬軍都校未幾為侍
衛馬軍都指揮使領定武軍節度世宗命宰相李穀將
兵征淮南俾令坤等十二將以從穀退保正陽為吳人
所乘令坤與宣祖李重進合兵擊之敗吳人世宗親
征聞揚州無備遣令坤及宣祖白延遇趙晁等襲之令
坤先令延遇以精騎數百黎明馳入城中不知覺令坤

繼至撫之民皆安堵南唐東都副留守馮延魯爲僧
寺中以城降時錢俶受詔攻常潤圍睦陵反爲南唐所敗
權唐乘勝遣將陸孟俊逼秦州周師不能守孟俊遂進
南唐周勝揚州令坤棄其城世宗怒命太祖與張永德
軍蜀國逼揚州令坤聞援至復入城守與孟俊兵戰
領兵趨六合援之令坤聞貴於楚州灣頭堰擒趙州刺
大敗之秦進崇俄命向拱爲緣江招討使以令坤副之
史歸朝加檢校太尉領鎮安軍節度使以令坤副之
州次歸朝加檢校太尉領鎮安軍節度使以令坤副之
右城爲吳楚州遣令坤率兵先入揚州命權知軍府事揚州
城署六年春命龍捷虎捷驍武兵先赴大名又副王晏
部署六年春命龍捷虎捷驍武兵先赴大名又副王晏
宗將北征一路檢校太尉領鎮安軍節度使以令坤副之
爲益津關一命率龍捷虎捷驍武兵先赴大名又副王晏
之恭帝卽位加檢校太尉領鎮安軍節度使以令坤副之
北邊宋初移領天平軍加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冬詔防
章事太祖親征李筠詔令坤率兵屯河陽及澤潞平還
京錫宴令坤等於禮賢講武殿賜衣器幣鞍勒馬有
差以功加兼侍中又從討李重進建隆二年改成德軍
節度使充北面緣邊兵馬都部署署將赴鎮上於別殿置
酒餞之因勛其爲治乾德六年疽發背卒年四十六太
祖素服發哀於講武殿錄其子慶朝爲閑廐使慶雄爲

閑廐副使令坤有才略議治道與太祖同事周室情等
好親密顯常山凡七年北邊以寧聞其卒甚悼惜之等
侵我淮南有釣磯立談曰周世宗侵淮之歲孟賁有不伐
日朕伐罪弔民何攻自壽州帝乃以神武統軍劉彥貞
有巢無主之有為北面行營都部署帥師三萬赴壽州奉化節度使同
平章事皇甫暉為北面行營應援使常州團練使姚鳳
為應援都監帥師三萬屯定遠縣召鎮南節度使宋齊
王入朝謀難冬十二月以安定郡公從嘉為沿江巡撫
使是歲天裂東北其長二十丈是歲有玄元尊像乘一木流於江及岸上道流
迎奉於舞雩
祠徐鍇為記

保大十四年春正月壬寅周帝親征冊府元龜曰三年正月帝將南征庚子御札曰朕以中原雖靜四表未寧臨戎罔憚於躬親問罪須勤於櫛沐今訓齊疏銳巡幸邊陲用壯軍容永

安國步宜取此月內車駕發進暫幸淮上凡關舊儀有
司準式以宣敵南院使陳州節度使向訓為權東京留
守兼判開封府事王朴為權東京副留守命曹州節度使韓通權
封府事王朴為權東京副留守命曹州節度使韓通權
點校侍衛司及為在京內外都巡檢以權判三司張美
為大內都點檢是日宣侍衛都指揮使歸德軍節度使
李重進領兵赴正陽門寅帝幸丙辰至壽州城下帝
親率六師圍其城數匝號令之聲震於原野列御營於
州西北肥河之涘以驍騎攻城丁巳徵宋亳陳穎徐宿許
蔡等四州各領兵於壽州四面安撫編戶及禁其俘掠又
命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李繼勳領兵於城之南郊領都
指揮使唐景恩領兵於城之東各進洞屋雲梯以攻其
城王戊趙匡胤上言敗淮賊萬餘眾於河口斬偽兵馬
都監四方館使何延錫靜江軍使李鐸等於陣擒偽壽
州節度使劉仁贍天忠指使崇浦及獲戰船五十餘
隻初吳人遣軍萬餘眾列砦於塗山下其命太祖領
鐵騎數千以襲太祖將至賊砦十餘里伏其餘軍遣輕
騎百餘扣其砦門與之交鋒既而為偽道之勢仍令其
乘數馬而遁吳人得其馬大喜因鼓譟而來離其砦數
里太祖奮伏兵以擊之殺獲殆盡死者不可勝計至周
世宗實錄曰世宗顯德三年親往淮南幸水砦行至肥

橋帝自取石一塊於馬上持之至若以供飛駿文武從
臣過橋者皆齎一石資治通鑑曰太祖皇帝乘皮船
入壽春壕中城上發連弩射之矢大如屋椽牙將張瓊
以身蔽之矢中瓊臂死而復蘇鐵著骨不可出瓊飲酒
一大卮令人破骨出之流血數升神色白若尹洙五
代春秋曰三年正月壬寅帝南征李重進破吳師於正
陽劉彥貞與周師戰於正陽敗績彥貞戰死楊氏王吳
淮甸之人不識干戈者二十二月周師兼道襲清流關
餘年及彥貞敗民皆恟懼十二月周師兼道襲清流關
方輿勝覽曰清流關在滁州志曰清流山在城西二十里
舊置清流關於上山多野生皇甫暉敗保滁州周師破
牡丹亦名花山滁之南微也皇甫暉敗保滁州周師破
城俘暉及姚鳳以歸李景十五萬眾陣於清流山下土
卒恐懼太祖令曰明日午當破賊人心遂安翌日正午
果斬皇甫暉是時環滁僧寺皆鳴鐘而應之既午鳴鐘
因爲定制趙時進有滁州午鐘記彈壓後錄曰滁州
清流關昔在五季太祖皇帝以獻周世宗實爲本朝建國
十五萬眾執皇甫暉姚鳳以獻周世宗實爲本朝建國
之根本明清昨仕彼郡考之圖經云皇祐五年十月因

通判州事王靖建言始勅端命殿宇于天慶觀之西奉
安太祖御容初以兵馬都監一員兼管至元豐六年專
差內侍一名管句香火每月朔望州官朝拜知州事酌
歡歲朝寒食冬旦至節詔遣內侍酌獻今馬漸羅兵革
殿宇焚蕩久之茂草荆棘無片瓦尺椽存者周視太息
還朝上言以謂太祖皇帝歷試於周應天順人啟運立
極功業自此而成王業自此而再建殿宇以永崇奉得旨
咸鑄豐沛命名之意可見乞再建殿宇以永崇奉得旨
下禮部討論而有司以謂增置兵衛重有浮費遂寢所
陳益明清嘗親至其地恭觀太祖入滁之偉績當其始
也趙韓王教邨童於山下始與太祖交際用其計畫俾
爲鄉導提孤軍乘月夜指蹤街枚取道於清流關側蘆
子坑浮西澗入自北門直擣郡治皇甫暉方坐帳中燕
勞將士養銳待戰倉黃聞變初不測我師之多寡躍其
愛馬號千里電奔東郊太祖追及於河梁以劍揮之人
馬俱墜橋下暉遂擒姚鳳卽以其眾解甲請降自此兵
威如破竹盡取淮南之地鳳卽以投降時正午刻擊諸寺
鐘以應之至今不改紹興王戊郡守趙時上殿陳其事
詔付史館東渡猶有落馬橋存焉如壬戌有星孛於參
是則端命之殿其可置而不問邪

芒東南指帝遣泗州牙將王承朗奉書至徐州求成於

周稱唐皇帝奉書於大周皇帝願以兄事歲獻方物太
弟景遂亦移書周將帥皆不報己卯遣翰林學士鍾謨
文理院學士李德明使周奉表乃推通理以小事大著
在格言實徵自古之來卽有爲臣之禮旣逢昭代幸理
良途伏惟皇帝陛下體上聖之資膺下武之運協一千
而命世繼八百以卜年化被區中恩加海外虎步則時
欽英主龍飛則圖應眞人某僻在一方謬承餘業比徇
軍民之欲乃居后辟之崇雖仰慕華風而莫通上國伏
自初勞將帥遠涉封疆抖寸誠則去使甚艱於間路則
單函兩獻載惟素願方俟睿慈遽審大駕天臨六師雷
震動以遐矚有累蒸人伏惟皇帝陛下意在寧民心惟
豈因薄職不思信順何以上協寬仁今則仰望高明俯
物臣儻懷不國永俯天朝已命邊城各令仰望固守見
存億兆虔將下國期宸旨纔頒當發專人布告伏冀詔
諸路皆俾戢軍仰期宸旨纔頒當發專人布告伏冀詔
虎賁而歸國於雉壤以迺兵萬乘千官免驅馳於原隰
地征土貢常奔走於歲時質在神明誓於天地庶使闔
境荷咸寧之德大君有光被之功凡在照臨孰不歸慕
謹令翰林學士戶部侍郎臣鍾謨工部侍郎文理院學

上李德明奉表以聞五代春秋至下蔡行在貢金器

日甲寅帝次正陽吳主來貢方物二千匹及御衣犀帶茶藥

千兩銀器五千兩錦綺紋帛二千匹及御衣犀帶茶藥

又奉牛五百頭酒二千石犒軍請罷兵馬書曰請割壽

州以求罷兵天子不乙酉周師陷東都資治通鑑曰韓

平旦先遣白延遇以數百騎馳入城城中不之覺令坤

繼至唐東都營屯使賈崇焚官府民舍棄城南走副留

守工部侍郎馮延魯髮被僧服匿於佛寺軍士執之

令坤慰撫其民使皆安堵又曰唐右衛將軍陸孟俊

進攻揚州屯於蜀國韓令坤棄揚州走帝遣張永德將

兵救之令坤復入揚州帝又遣太祖皇帝將兵屯六合

太祖皇帝令坤始有固守之志執副留守馮延魯丁

亥左神衛軍使徐象等十八人自壽州奔周薛居正五

月丁亥傷左神衛軍使徐象等一十八天長制置使耿

人來降賜錦袍銀帶鞍馬袍帛有差護遷讓皇

謙以城降於周遣園苑使尹廷範江野史

之族於潤州廷範殺其男子六十人誅廷範以謝國人

五代史曰顯德三年世宗征淮南下詔安撫楊氏子孫

李景閔之遣人盡殺其族馬書曰廷範盡殺其男以

其婦女渡江楊氏遂絕帝馬曰小人不義之名累我

腰斬廷範歸以專殺之罪江南野史曰嗣主泣謂左

右廷範之死乃成濟之徒歟庶如之何宋史曰劉重

進幽州人本名晏僧世宗南征為右廂排陣使顯德三

年世宗聞揚州無備遣宣祖韓令坤與重進等往襲取

之又為先鋒都部署進克泰州初揚行密子孫居海陵

號永安宮周師渡淮盡為李景所殺重進入其周師陷

家得玉硯玉杯盤水晶盞碼碯盤翡翠瓶以獻周師陷

泰州刺史方納棄城遁帝遣聞使求援於契丹至淮北

為周人所執吳越侵常州宣州靜海制置使姚彥洪奔

吳越三月遣司空孫晟及禮部尚書王崇質使周削去

帝號奉表請為外臣表云伏惟上將遠臨大師尋至始

天光實祈睿旨伏聞朝陽委照燭火收光春雷發音蟄

戶知今惟變通之有在則去就以斯存所以徘徊下風

瞻望時雨載傾捧日輒敘攀鱗伏惟皇帝陛下受命上
玄門階中立杖武功而戡亂敷文德以化遠故得九鼎
慶基復昌於實位千年嘉運允正於時實帝道之昭
融知眞人之有位臣幸因順動敢慕文明特遣翰林學
士尚書戶部侍郎臣鍾謨尚書工部侍郎文理院學士
李德明同奉表章具申獻賀請從臣事仍備茂輪翼闕
境之咸寧識仁君之願臣伏念天祐之恭達御前既推
化之誠更露山表之顯臣爲司牧各拯黎元臣自是以
嗣據江山或革遷朝代皆爲未定俯鳳何從今則青雲
之候明懸白木之符斯應仰祈聖教俯被遐方豈可遠
動和鑾上勞薄伐有拒懷來之德非誠信順之方臣白
遣鍾謨李德明入奉天朝具陳懇款便於水陸皆戢兵
師方冀寬仁下安億兆旋進歷陽之旌旆又屯隋苑之
車徒緣臣既寫欽依悉止約令罷警嚴之備不爲捍
禦之謀其或皇帝陛下未息雷霆靡矜葵藿之人當積
眾必貪生若接前鋒偶成小競在重見傷殘豈可但
以無所爲圖出於口獲必於軍庶重見傷殘豈可但
君亭育之恩抑乃增下臣告軍之責進退維谷夙夜靡
違臣復思東到會稽南惟臣楚盡承正朔俾主封疆自
皇帝陛下允屬天飛方知海納雖無外之化徒仰祝於
皇風而事大之儀闕早通於疆使惟憑玄造猥念後期

方今八表未同一戎茲始儼或首於下國許作爲臣則
柔遠之風其誰不服無職之勝自古蜀高臣等幸與黎
人共依聖政蚩蚩之俗期息於江淮蕩蕩之風廣流於
華裔永將菲薄長奉欽明白日誓心皇天可質虔輸肺
腑上祈冕旒輶俟口言以聽朝命今遣守司空臣孫晟
守禮部尚書臣王崇質等部署宣給軍士物上進金一
千兩銀一萬匹猶不許光州兵馬都監張承翰代史曰三
兩羅綺千匹猶不許光州兵馬都監張承翰代史曰三
月僞命光州都監張承翰以城降周刺史張紹遜還
城歸順授承翰集州刺史以城降周刺史張紹遜還
丁酉周師陷舒州刺史周弘祚赴水死按弘祚爲撫州
遷舒州周師破城弘祚赴水死徐鉉撫州刺史周弘祚
可池州刺史制曰朕以將復漳風務先理道思得良二
千石以安吾民僕副簡求迭受大郡斯蓋布政懋官之
旨也某官周弘祚勳臣之子雅有父風自服佩恩華踐
更事任訓齊武力能得士心綏懷邊戎克壯兵略俗阜
秩滿序勞當遷朕觀其才可謂良矣青陽召郡控制中
流前所任者咸屬重望今以授爾爾其欽哉進爵升階
式示兼寵苟勤節弗易池人來蘇考績策勳吾有彝典
紫金谿麻山周氏家譜曰弘祚延休子爲廷本嗣授金
紫光祿大夫上柱國建康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南唐昇

元時任撫州刺史有斬州將李福殺知州王承雋降於

修城記見撫州府志

周戊戌天成軍使蔡暉自壽州奔周薛居正五代史曰

成軍使蔡暉來降周師陷和州詔斬李德明於都市坐

奉使請割地也周世宗實錄曰三月命供奉官安洪道

赴金陵賜李景書曰頃自有唐失御天步方難巢蔡喪

亂之餘朱李戰爭之後中夏多故六紀於茲海縣瓜分

英豪鼎峙自為聲教各擅蒸衆連行而交結四夷乘機

而憑陵上國華風不競否運所鍾凡百有心孰不興憤

朕猥承先訓恭荷永國德不迫於前王道未封於往古

卒樂用思欲報累朝之宿怨刷萬姓之包羞是以路位

以來懷安不暇破幽并之巨寇收秦鳳之全封兵不告

披朕親提金鼓尋渡淮硯上問罪江干我責有辭咎將安
向彼寇無遺棄甲圖屍動盈川谷收城向地已過淞陽
豈有落其爪牙折其羽翼續其心腹扼其吭喉而能不
亡者哉早者泗州主將遞送到書一函尋又使人鍾謨
李德明至齋所上表及貢奉衣服腰帶金銀器帛茶藥

牛酒等近差健步進到第二表今月十六日使人孫晟
等至齋第三表及進奉金銀等到行朝深誠厚意觀其
降身聽命引咎告窮所謂君子見幾不俟終日苟無達
識孰能若斯但以舊武興威所以討不服俾信明義所
以親遠人五帝三王盛德大業當用此道以正萬邦朕
今天誘其衷國無異論苟不能恢復外地自畫邊疆便議
班旌真同戲劇則何以光祖宗之烈饗土庶之心匪獨
進天兼且拂眾但以淮南部內以定六州慮壽濠黃大
軍悉集指期剋日拉朽焚枯其餘數賊非足介意必苦
盡淮甸之士卒為大國之提封猶是遠圖豈同迷復如
此則江南吏卒悉遣放還江北軍民並當留住免違族
類之性俾安鄉土之情至於削去尊號願輸臣禮非無
故事實有前規蕭祭奉周不失附庸之道孫權事魏自
同藩國之儀古也雖然今則不取但存帝號何爽歲寒
儼堅事大之心終不迫人於險事資真懇詞正游候
諸郡之悉來即大軍之立罷實於天地信若丹青我無
彼欺爾無我詐言盡於此皆不煩云苟曰未然請從後
絕切以陽春在候庶務繁思願無廢於節宣更自期於
愛重首塵非遠風壤猶殊想所深勞以節宣更自期於
將佐書日朕自類禍興師鹿鹿問罪絕長淮而電擊指
建業以鷹揚旦夕之間克捷相繼至若兵興之所自類

起之所來勝負之端倪戎甲之次第不勞盡詢必想具
知近者金陵使人繼來行謁追陳前事委質大朝非無
謝咎之辭亦有革罪之請但以南邦之土地本中夏之
封疆苟失克復之期大事朝野之望已興是役固不徒
還必若自淮以南南畫江為界盡歸中國猶是遠國所云
願為外臣乞比湖浙彼既既義併豈忍人必當別議封
崇待以殊禮凡爾將佐各盡乃心善為國必當別議封
常久之利臣三月已未遣王崇質等歸景復遣使奉表
來上表云臣明居舊邦獲嗣先業聖人可作無先見
之明王祭弗供果致後時之責六龍電邁萬騎雲屯舉
國振驚羣臣端慄遂馳下使徑詣行宮乞停薄代之師
請預外臣之籍天聽懸迎聖問未迴通宵九口一食三
歎由是繼作密表再遣行人敘江河海之心指葵藿
向陽之意皇帝陛下自天生德命世應期合容每法於
方輿亭育不遺於下國无令副介密導宸慈諭旨優隆
乾文炳煥仰思懷來之道喜則可知深惟事大之言服
之無

吳越陷常州之郭執團練使趙仁澤燕王遣龍武
都虞候柴克宏救常州王子大敗吳越兵於常州斬獲
萬計俘其將數十至潤州弘冀悉斬之王戌壽州軍校

陳延貞等十三人奔周是月命諸道兵馬元帥齊王景

達拒周

資治通鑑曰唐齊王景達將兵二萬自瓜步濟

祖皇帝曰彼設柵自固懼我也今吾眾不滿二千若往擊之則彼見吾眾寡不如俟其來而擊之破之必矣居數日唐出兵趨六合太祖皇帝奮擊大破之殺獲近五千餘眾尙萬餘爭舟走渡江湖死者甚眾於是唐精卒盡矣是戰也士卒有不致力者太祖皇帝陽爲宵戰以劍砍其皮笠明日偏閱其皮笠有劍跡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盡死

也

也

腐骨填里鼓絕無響殆無炊煙以是自刑溝以地皆羣

聚成團馬書曰諸將屯田相率起義以農器爲兵發

紙爲鎧處處保聚號白甲軍周師苦之江南野史曰

初江北諸郡興屯田執事者虐用民力人多怒之及周

師至皆以午酒迎之而周師不能安撫皆奴隸浮屠視

之如草芥民乃不慊相與起義治農器爲兵編紙爲甲

軍周師討之每爲所禦夏四月復泰州五月周帝北還

帝至壽春以來命諸軍晝夜攻城久不克會大雨營中

水深數尺攻具士卒失亡頗多糧運不繼李德明矢竭

不至乃議旋師五代春秋曰乙卯帝至白南征周
世宗實錄曰四月乙亥帝至濠州駐蹕於其城南已卯
韓令坤上言敗楚州賊將馬在貴等萬眾於其城上獲
馮連州刺史秦進崇等是日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上
言敗泗州賊軍千餘人於曲谿堰先是江南既失揚州
乃令鄰郡悉發部兵同謀收復至是皆為我師所敗庚
辰詔諭諸道曰朕自渡長淮尋清千里戎路期於南
金陵哀告而上章乞駐禁軍稱臣待罪念其危迫未
攻收不謂忽逞狂謀反屯殘寇韓令坤趙口肩等憤其
姦詐戮力掃除銳旅纔交賊徒大敗生擒偽將盡奪樓
船克捷諒極懽呼五月自宿宋還京秋七月復東都舒
斬光和尚州惟壽州圍愈急將馬書曰景達等趙壽州其
斬泰三州夏大雨周師在揚滁和者皆卻諸將請要其
險隘擊之宋齊王日擊之怨深不若縱之以為德誠諸
將閉壁不得要戰周師皆集於壽州故諸州雖復而壽
春之圍益固天子駐於渦口猶欲再幸揚州幸相范質
以師老泣諫乃班師以李重進攻廬州向訓守揚州訓
請棄揚州併力以攻壽州乃封府庫付主者遣淮南舊
將按巡城中秋毫不可犯而去淮人大悅皆負糗糧以送
周師秋七月揚光滁和復歸於我冊府元龜曰六月

李繼勳攻壽州為賊所敗時李重進駐軍於其城北聞繼勳之敗幾不能守將議退軍會太祖自六合領兵歸關路出於壽春因為留駐旬冬十月周人害我行人孫日重進以為援故其軍復振晟從者二百人皆死獨貨鍾謨以為耀州司馬是歲詔省淮南屯田之害民者馬書是年致仕周宗卒三月江州柴克宏卒

保大十五年春二月乙亥周帝親征冊府元龜曰四年正月戊申御札曰

朕躬臨庶政志清八方願淮海之未賓命司徒而致討克捷相繼殺獲甚多料彼孤危安能抗拒然將士在外攻戰踰年竭力盡忠摧克破敵念茲辛苦常軫憂勞暫議省巡親行諭撫且地里之不遠諒回復之非遙今取二月內暫幸淮上應自來緣路供頓務從省略凡有費用並以官物供備所在不得科派其諸約束條件一如舊年巡按之例二月甲戌以樞密副使王朴為權東京留守兼判開封府事以內客省使皆居調馬以三司使張美為大內都巡檢以侍衛都虞候韓通為京城內外都巡檢乙亥帝衣戎服率步騎四萬由薰風門出齊王景達自濠州遣遼鎬許文稹朱元帥兵數萬援壽

州景達用監軍使陳覺言謀奪朱元兵以楊守忠代之

元遂舉寨降周五代史曰覺與朱元有隙以元李守貞客反覆難信景遣大將楊守忠代元且

召之元裨將時厚卿獨不從見殺壬辰周師盡破我諸

寨執邊鎬許文稹楊守忠餘眾悉奔潰景達亦遯歸金

陵是役也所喪四萬人冊府元龜曰三月己丑次石硤山賊山川之形勢是夜大陳師

於紫金山南乃命太祖領殿前諸軍擊賊先鋒若一鼓

而破之斬吳寇千餘級餘眾復保山若攻之未下帝復

命太祖領兵復紫金山攻一若破之又殺獲賊兵二千

餘眾遂斷其來道繇是賊軍首尾不能相救至暮帝分

兵守其賊砦退次於下蔡行宮辛卯夜偶監軍使朱仁

裕孫璘等相次各舉其若來降其卒萬餘眾帝慮其餘

黨沿流東潰遂命步將趙晃率舟師數千沿淮而下是

日帝復領兵次於趙步詰旦淮南岸賊之大砦已為王

師所陷殺獲萬餘眾擒賊將偽應援使建州節度使許

文顯應援都節軍使前湖南節度使邕鎬其餘黨果沿

流東下帝遂白趙步領精騎數百循淮之北岸以逐之

又命趙晃等諸將繼舟師順流以擊之時太祖於淮南岸追擊賊卒或殺或降人將數萬日既晡帝乘勝馳騎迎刃而下之殺溺之外擒賊軍數千人獲戰艦糧船共數百隻稻米七萬餘石鎧甲三萬餘副克捷之速未之有也是夜帝入於鎮淮軍以駐蹕焉甲午詔發近縣丁夫數千城鎮淮軍有二城夾淮相對仍命徒下蔡浮橋維於其阿王偶東都事略曰世宗征濠泗以太祖爲前鋒周師以濟遂破其砦乘勝攻泗州焚郭門奪月城世宗親率精騎與太祖夾淮東下師及山陽東太祖擒其保大軍節度使陳承昭以獻遂拔楚州又破淮人於盪江口太祖抵南岸焚其營柵破之於瓜步淮南平唐主畏太祖威名用間於世宗遣使遺太祖書以白金三千兩爲餽太祖悉輸三月誅朱元妻子丁未壽州劉之內府由是間乃不行

相之協心盡致援軍便臨孤壁劉仁贍智勇俱竭請罪
軍門相次遣男奉表輸誠乞令生聚今月一十日大陳
兵眾直抵城池劉仁贍率兵馬一萬餘眾及軍府
將吏僧道百姓等出城納款尋便撫安壽春既盡於煙
塵江東柵同於文軌辛亥晝晦雨沙如霧夏四月周帝
遠聞克捷當慰哀議
北還册府元龜曰丙辰帝議還京四月至白壽州當京
顧盼者久之文武百官迎見於高柴鎮且以勝捷稱賀上
難京之日臣等親奉德音昭以期兩月還京今纔五十餘
日矣料敵班師皆如睿算臣等無不慶忭再拜呼
萬歲上大悅五代春秋曰四月己巳帝至自南征冬十
一月周帝復親征者册府元龜曰十月戊辰降御札日向
之力繼成克捷之功漸屬嚴凝念彼征役況今邊陲無
事軍旅正雄須議省巡躬親無間將布混同之化罔辭
鄴沐之勞止期一月兩月間車駕御還京關凡在中外當
體朕懷今取此月內舊幸淮上應往來沿路供頓務從
省略凡有費用並以官物供備所在不得科派已巳以
樞密使王朴充東京權留守三司使張美充大內都點
檢壬申帝離京丁亥至濠州城西設御營以駐蹕焉
周世宗實錄曰四年十一月幸淮上親領兵破賊砦一

所殺淮賊數百人若在濠州東北十八里難上其難廣
袤數里淮水浸而國之乃濠之一咽喉也先賊據其地
泊舟楫以自固恃其四面水深謂我師必不能濟帝之
將行也悉索行在橐駝以濟帝又遣騎軍相繼而渡一鼓
甲士數百人跨橐駝以濟帝又遣騎軍相繼而渡一鼓
而盡燬之虜其戰船而退癸巳帝親領兵於濠州城下
分命諸軍攻城破賊城水砦斬獲數百人先是賊以戰船
數百泊於城北植巨木於淮以梗我舟師之路是日辰
時帝乘勝命水軍鼓戰棹以盡拔其木因縱火焚其巨
艦四隻戰船七十餘隻斬二千餘級餘木自溺至午時又
命大軍攻破羊馬城殺賊軍五百餘人自此城中膽破
矣尹洙五代春秋曰四年二月乙亥帝南征次下蔡
壽州十二月濠州刺史郭廷渭泗州刺史范再遇皆舉
未降冊府元龜曰丙申夜僞濠州團練使郭延渭差人
城降冊府元龜曰丙申夜僞濠州團練使郭延渭差人
戮之禍陳情表來上再言家在江南慮既降之後撥孥
聖書慰諭廷渭辛丑帝聞渙河以東有船數百隻聲言
來救應濠州乃親領甲兵及發戰棹水陸東下連夜而
行時太祖率精騎前導癸卯大破淮賊於濠口斬級五
千收降太祖二千餘人獲戰船三百餘隻因鼓行而東所
皆下太祖乘戰船以逐淮寇至碭為賊船所圍太祖引

弓射死數人淮寇稍卻因縱兵以擊之斬其將卒百餘
人餘者棄船自溺死者甚眾因縱火焚其舟楫乙巳至
泗州城下太祖率兵先攻其南固焚其城門遂乘勢麾
軍破其水砦月城是夜帝據月城樓親目矢石率軍以
攻其城丙午冬至分命諸將急攻泗水是時太祖於城
之西北隅構洞屋梯已備其城矣一夕摧其城闕
我師有登其陴取賊其而迴者城中大懼十二月乙卯
泗水守將范再遇以其城降獲降卒三千餘人是日帝
御泗州城樓受宰臣以下稱賀馬書曰周師步騎數
萬水陸並進軍士作檀來之歌聲聞數十里周師五國故
事曰周師未南征淮南小兒普唱曰檀來也眾頗怪之
及揚州建春門有驛出於水次羅本育陀而俗謂之檀
眾以為應矣未幾王師入先鋒騎兵皆唱番歌其首句
曰檀來也方明其兆五代春秋曰十月壬辰帝南征
濠泗秦三帝知東都必不守遣使焚其官私廬舍徙民
州來降

江南周師入揚州

五國故事曰保大年間有狂人徧遊揚州罵市人曰待顯德三年總殺之

又曰不得韓白二人殺之無噍類時後周太祖廣順年
也人皆莫測顯德之號俄南郊改元顯德世宗襲位因
其號至三年丙辰師入淮南時侍衛韓令坤太師白重
遇並為帥師既入將屠其城而二公戢兵淮人得過江

而南者尤眾丁丑周師攻陷泰州冊府元龜曰戊午帝
 悉如狂人言輕騎偵之賊退保於清口是日平明領親
 於洞口先令輕騎偵之賊退保於清口是日平明領親
 騎發自泗州由淮之北岸太祖領兵由淮之南岸夾淮
 齊進又命諸將率戰棹沿流而下已未至清口方舟以
 濟庚申追及淮賊是夜月色如練步騎數萬夾淮舟師
 沿流且戰且行金鼓之聲聞數十里辛酉至楚州西北
 市乃駐馬指畫諸將一鼓而盡破之即時大敗因逐至楚
 南岸太祖獲其甚眾是時有賊船數隻順流東下帝乃親率
 北門斬獲其首領偽保大軍節度使豪西楚海都應援使
 驍騎循淮以追之又命太祖領精騎前進行六十餘里
 太祖擒其首領偽保大軍節度使豪西楚海都應援使
 陳承昭以歸數其收獲戰船除燒燬外得三百餘隻降
 卒除殺溺外得七千餘人自是長淮之中南人之戰棹
 盡矣壬戌偽濠州團練使郭廷渭乙丑偽雄武軍使崔
 萬迪皆以城歸順丁丑泰州平是月江南李景道兵驢
 揚州口士渡江都城大火一日數發
 焚其州郭而去

交泰元年尋去年號稱春正月改元中興丙戌周師陷
 海州周世宗實錄曰五年正月帝在淮上詔發楚州管
 內丁壯於西北開老鵲河是時帝將以齊雲船數

百艘自淮入江楚州城北舊有北神堰度其舟大難於
過堰故開此河以通其路先期令近臣往按地計工迴
奏云地形不便又計工甚多帝勿聽因枉駕壬辰周師
以觀之親授規畫大減丁夫之數旬日而成周師
陷靜海軍李氏於海陵東境置靜海都鎮制院周世宗
建靜海軍為通州五代史曰楊吳使東州靜海都鎮
遏使姚彥洪修城池自廢改東州為狼山鎮及李嗣吳
崇明鎮布洲為秦安鎮狼山西為狼山鎮及李嗣吳
遣兵攻彥洪城陷彥洪聚族自焚以金寶投使院井中
故老相傳使院中有金壽石至今丁未陷楚州防禦使
風雨井中有光燭天咸曰寶氣云
張彥卿兵馬都監鄭昭業死之宗顯德五年南伐攻楚
州率戰士持火炬以焚其城樓克之帝計其敗卒必將
南遁因親領衛士及驍騎數百於城南逐之又殺千人
楚州遂平通鑑曰周兵攻楚州踰四旬唐防禦使張
彥卿與鄭昭業固守不下世宗自督將攻之彥卿猶率
眾拒戰矢石皆盡彥卿舉繩牀以鬪而死鄭昭業亦戰
死所部千餘人至死無一降者五代春秋曰五年正
月癸未朔帝次楚州城周師屠其城焚廬舍殆盡周師
下師圍其城丙午克之周師屠其城焚廬舍殆盡周師

次雄州刺史易文贊舉城降

周世宗實錄曰二月帝在淮南甲寅偽大長軍使易

贊令男延壽齎表以其城來降天長縣當九驛之路城

小而固南人以其地為雄州帝之破楚州也獲其偽守

將張彥卿男光祐捨而不誅因令光州天長縣也三月

祐齎璽書以諭贊知楚州既下故降州天長縣也三月

大赦改元交泰以皇太弟景遂為天策上將軍晉王

書馬作景遷為洪州立燕王弘翼為皇太子參治朝政丁亥

大都督封晉王周世宗實錄曰三月命鹽城監使申屠諤

周帝次揚州齊璽書押御馬一十匹金銀鞍轡一十副

散馬四十匹羊十口賜江南國主李景諤先為王師所

擒帝釋而歸之因令齊是以往往又命釋先擒到偽舒州

刺史施仁望令歸辛卯遂至迎鑾鎮壬辰耀兵江口

江南仍加賜資馬辛卯巡下卯駒驛於廣陵三月壬午

宗實錄曰戊午帝南巡下卯駒驛於廣陵三月壬午

幸泰州駐蹕於行宮丙戌瓜步鎮差人押潤州將軍

亮到行宮且言江南李景欲差使朝貢丁亥帝發自泰

州復幸廣陵壬辰幸迎鑾鎮江口命武衛大將軍李繼

勳以下帥黑龍船三十隻於江中灘上殺失寇數百人

勝賊船二隻以歸癸巳帝復幸江山命太祖帥戰棹入

江以逐賊艦軍士乘勝因直抵南岸焚其營柵至韓而
迴丙申江南國主李景遷其臣僞兵部侍郎陳覺奉表
來上仍進方物是日帝詔覺對於殿殿凡數刻覺奏云
臣願自過江取木國表章進納應舒黃霸四州之地乞
畫江爲界以事陛下哀告之詞悽然可憫帝曰能如是
朕復何求若吳主復能舉國內附其亦當待以厚禮已
亥李景遷其臣劉奉先奉表曰初周師南征無水戰之
具已而屢敗景兵獲水戰卒乃造戰艦數百艘使降卒
教之命王環將以下淮景之木車多敗長淮之舟皆爲
周師所得又造齊雲船數百艘以通之遂至大江北神
雲舟大不能過乃開老鶴河以通之至大江北神雲
日謝德權字士衡福建人父文節初仕王氏爲侯官令
後入南唐爲忠烈都虞候饒州團練使以驍勇聞周世
宗南征文節獨據甲渡大江潛規餓殍帝懼周師南渡
吳人號爲鐵籠後守鄂州拒宋師戰沒帝懼周師南渡
遣樞密使陳覺奉表按世宗實錄載表云今遣左諫議
官貢方物請傳位太子弘冀以國爲附庸周帝始采唐
報回紇可汗故事答帝璽書稱皇帝致書敬問江南國

主按是年春三月周遣李德明等還帝遣閤門承旨劉

承遇上表稱唐國主盡獻江北郡縣之未陷者鄂州漢

陽汭川二縣在江北亦獻焉歲輸土貢數十萬而乞海

陵鹽監南屬不許後歲給贍軍鹽三十萬石馬書曰昇

民戶每正苗一斛別輸三斗於官廩授鹽二斤謂之鹽

米至是淮甸鹽場皆入於周遂不支鹽而輸米如初以

爲定庚子周帝賜書至蕭到軍表分割廬舒蕪黃等州

畫江爲界兼重疊見謝者頃運多事莫通王帛之歡適

自近年遂構干戈之役兩地之交兵未息蒸民之受弊

斯多一昨再辱使人重尋前意將敷久要須盡縷陳今

者承遇爰來封函復至請割州郡仍定封疆縷陳信誓

之詞備認始終之意既能如是又復何求邊陲頓靜於

煙塵師旅便還於京闕示言欣慰深切誠懷其常調一

路及松江兵棹已令指揮抽退兼兩浙江南水路將士

各降詔示並令罷兵其廬黃蕪三路將士亦遣抽拔近

外若彼中起揭逐處將員兵士及軍都家口了畢只請

差人句喚在彼將口交割州城所自江內舟航或慮上

下須有往來已有指揮只令就許帝奉正朔罷兵而不

北岸牽駕盡合披陳幸惟體認

許傳位太子甲辰遣平章事馮延巳等使周犒軍及買

宴周世宗實錄曰五年三月丙午景遣其僞宰相馮延

錢一十萬貫茶五十萬斤米二十萬石表云臣聞盟津

初會仗黃鉞以臨戎銅馬既歸推赤心而服眾一則顯

周君之雄武一則表漢后之仁慈用能定大業於一戎

紹洪基於四百兼資具美允屬聖君伏惟皇帝陛下量

包終古德合上玄子育黎民風行號令以其執迷未服

則薄賜徂征以其向化知歸則俯垂信納仰荷含容之

施彌口傾仰之心然以推海遐颺東南下國親勞翠蓋

久在王師以是憂慙不遑啟處今當六師返旆萬乘還

京合申解甲之儀虛靡表充庭之寶但以自經保境今已

累年供給既繁困虛頗甚留無厚幣可達深誠然又思

內附以來聖慈益厚雖在照臨之下有如骨肉之恩縱

悉力以貢輸終厚顏於微鮮今有少物色以備宣給軍

士延已因稱李景命納進漢陽汭川二縣辛亥景遣其

臣爲臨汝郡公徐遼爲客省使尙全恭奉表來上買宴

錢二百萬表云臣聞聖人制禮重尊尊以臣幸能迷復方

崇燕享之事是以此日輒鵬微誠竊以臣幸能迷復方

謬懷來決心既向於皇風注目每瞻於清蹕伏自陪臣
入奉帝詔薦臨頓安下風之生靈俱荷大君之化育雖
復尋令宰輔專拜冕旒少傾貢奉之儀仰答含容之德
然臣靜思內附欣奉至尊既推示其赤心又迴隆於乃
瞻豈將常禮可表深衷是以別命使臣更申誠懇俾展
犒師之禮仍陳買宴之儀躬詣行朝聊資高會庶盡傾
於臣節如得面於天顏伏惟皇帝陛下承天子民溥恩
廣施四海議真美之應萬方知王澤之深固以包括古
今經綸典則盛矣美矣恭專詣行闕進獻犒軍買宴物色
又表云臣幸將下國仰奉聖朝特沐容慈俯垂開納已
陳以柏梁請展玉筵因思盡竭於深衷是敢則陳於至懇
伏以金石莫不競輸延賁齊獻壽杯而臣僻處遐陬尺之
於金雖心存於魏關奈日遠於長安無由親咫尺之顏
乃以罄摯拳之厚意遂令戚屬恭拜殿廷庶代外臣獲參
執事納忠則厚致禮甚微誠慙野老之芹愿獻華封之
祝謹差臨汝郡公徐遵邨署上宴進獻物色詣闕時景
又選伶官五十人名備樂器與遠借至且言來獻壽觴
四月癸丑帝以江南遣使買宴乃宣詔從官及江南進
奉使馮延巳以下宴於行宮奏江南樂江酒器一副御
郡公徐遵代李景捧壽觴以獻仍進上金酒器一副御

衣一座銀魚尾帶一條金器五百兩銀器五千兩銀龍
玉鞭玳瑁鞍各一四月江南進奉使馮延巳以下辭歸
賜延巳金器百兩銀器五百兩絹五千匹錢五百萬緡
馬四十四匹羊二百口副使夏五月下令去帝號稱國主
田霖以下所賜各有差
去交泰年號稱顯德五年按通鑑考異曰世宗實錄薛
淮南唐之保大十三年也三年正月四年三月十月三
幸淮南五年戊午三月江北平唐之交泰元年也而江
南錄誤以保大十五年事合十四年十五年丁巳改交
泰五月去帝號明年乃顯德五年又明年即建隆元年
中閒實少顯德六年江南錄最爲差誤其記李昇復姓
亦先一年他事做此不可考唐餘紀傳曰在本國則
仍舊稱歷代小史曰南唐自周顯德五年用中原正
朔國中士大夫以爲恥故江南諸寺觀中碑多不題年
號但書甲子而已又嬾真子曰廬州東林寺有畫須
菩提像如人許大梵相奇古筆法簡易真奇畫也題曰
戊辰歲樵人王翰作此乃本朝開寶四年畫也南唐自
顯德五年用中原正朔然南唐士大夫以爲恥故江南
寺觀中碑多不題年號後但書甲子置進奏邸於汴都
而已戊辰七年歲次乙亥遂收江南

周世宗實錄曰八月甲申遣其臣陸昭符使置郵於京師宋史曰周臨汴水置懷信驛以待唐使凡帝

者儀制皆從貶損改名景以避周信祖諱按周太祖郭威即帝位追

尊高祖璟廟號信祖告於太廟告廟日金陵大霧通夕不解左僕

射平章事馮延巳罷為太子太傅門下侍郎平章事嚴

續罷為太子少傅己酉周帝遣太府卿馮延魯衛尉少

卿鍾謨賜國主御衣金玉帶錦帛羊馬及犒軍帛十萬

凡士卒俘於周者皆遣還凡五千七百五十人五代史

辛丑放降卒四千六百於唐周世宗實錄曰五月降

璽書賜李景云皇帝恭問江南國主竊以道契昌隆撫

有疆宇控朱方而定霸總澤國以稱雄兵領三江風聲

自遠重光奕世基構無窮不有奇傑之才孰副民庶之

望朕猥以涼德奄宅中區接風壤以非遙幸馬牛之相

及引傾南望久渴徽猷果契素誠獲親高義一昨繼勞

使介頻奉好音方在行朝未遑報命近還宮闕合遣軺

車俾仲玉帛之權少達歲寒之意有少國信今遣太府

卿馬延魯衛尉卿鍾謨管押持送賜景御衣四襲金玉
帶各一錦綺羅縠綾帛共十萬匹金器千兩銀器萬兩
御馬五匹并金玉鞍轡散馬四百匹羊五百口又賜其
世子弘冀國信物稱是又賜絹十萬匹俾備其師焉六
月辛丑降璽書賜李景日朕居大寶之尊爲萬邦之主
體穹蒼從人之意法再湯罪己之心剖開襟懷昭示宸
海方務協和之德豈忘曠蕩之恩載想融明諒應鑒認
相次收到江南諸軍員寮兵士四千六百八十七人今
並放歸自是命使臣七人分番押送赴迎鑿渡過江仍
以資糧賜之南軍無不感悅七月庚寅放江南天輝拔
山長劍兵士七百餘人歸江南使回李景手表來上府
魯衛尉少卿鍾謨自江南使回李景手表來上府卿馬
蓋李景親書以表其虔懇也表云臣繆承先業僻在一
隅不識天命得罪上帝困而後伏何足可多許以不亡
臣之幸也豈意皇帝陛下賜異而後伏何足可多許以不
雖君臣內若骨肉殊恩異禮無得而言退自揣循何階
及此且古人有飯之恩必報臣竊慕之故自結髮以來
未嘗敢輕受人惠雖往事君父亦嘗以退謙自居不
圖今辰頓受殊遇此臣所以朝夕慙恨恐上報之無從
也然天地之功厚實父母之恩深然而子不謝恩於父
而人且何報於天以此思之則惟有赤心可酬大造况
臣常嗟世網別貯素德方以子孫託於陛下區區口意

可勝言哉兼臣比乞鍾謨過江蓋有情事上告鍾謨又
以奉聖旨許其放還伏乞纔到京師卽令單騎歸國庶
於所奏早奉敕裁瞻望冕旒不勝懇禱又表云臣聞天
秩有禮位已定於高卑王者無私事必循於軌轍竊臣
下稱踰名分則朝廷實覺等夷情所難安理須上訴竊
以臣比承舊制有先基勞萬乘之時巡方領改步慶
千年之嘉會固以知歸伏惟皇帝陛下聖之資有
高世之行囊括四海澤潤生民明目達聰道均有截東
征西怨化被無垠已觀混一之期卽仰登封之盛而臣
爰從款附屢奉德音陛下照臨情深優容義切全卻藩
方之禮惟願咫尺之書粵在事初便知恩遇向者未遑
堅讓今茲敢懇至誠且臣頃以德薄道乖時危事蹙獻
誠以奉陛下請命以庇國人所享已極豈欲殊禮可以久
之惠曠古未聞微臣退思所終全舊制凡迴詰命乞降
當伏乞皇帝陛下深鑒卑衷終全舊制凡迴詰命乞降
詔書庶無屈於至尊且稍安於遠服乃心懇禱無所寄
言又貢謝無屈於至尊且稍安於遠服乃心懇禱無所寄
御史館書目九月遣其臣吏部尙書商崇義進賀天清節
御衣金帶金器兩銀器五千兩錦綺綾羅共千匹辛
未又遣其臣禮部尙書朱瑄來進銀一萬兩綾絹共二
萬匹稱謝恩賜國信王子天清節廣壽殿上壽崇義捧
景表於殿前進旃檀佛像一軀細衣緞千匹乳香三百

斤崇義又代李景捧壽觴以獻甲戌景之世子弘冀進
謝賜國信銀器五千兩錦綺綾絹五千匹十二月癸卯
遣其偽工部郎中楊元鼎進賀正銀三千兩錦綺綾絹
一千匹辛巳江南進奉使朱鞏商崇義等辭口各賜器
幣鞍馬 冬十月甲午周帝歸我臣馮延魯許文稹邊鎬
甚厚

周延構國主皆不復用

周世宗實錄曰十月甲午放刑部侍郎馮延魯左監門衛上將軍許文稹右千牛衛上將軍邊鎬衛尉卿周延構等並

軍許文稹右千牛衛上將軍邊鎬衛尉卿周延構等並

歸江南又敕淮南諸州舊隸江南者署元義軍宜並放

歸農十二月庚辰江南生辰國信使曹翰辭上令肅聖

書以賜李景云皇帝致書恭問江南國主星聚湖關挺

生英哲命世既崇於基構承家撫及於江山願寡味之

鷹圖與君王之協契茲屬誕日雖舉舊章仍輟近臣往

修國典與道所懷於樂土期福履之無疆今差樞密承旨

曹翰押生辰國信往彼到希見頌乃賜景金銀器千兩

錦綺縉帛二千匹御衣三襲玉帶二

條名馬二十匹金玉鞍勒各一副

齊王陳覺李徵古罪放齊王歸九華山覺安置饒州徵

古削官爵覺徵古尋皆賜白盡齊王明年正月亦幽死

古削官爵覺徵古尋皆賜白盡齊王明年正月亦幽死

馬書是年冬十月禮部侍郎常夢錫卒以齊王景達為撫州大都督信王景遷為百勝軍節度使

顯德六年秋七月鑄大錢文曰永通泉貨洪遵泉志云此錢有三品

字入分書者經寸五分重八銖七參背面肉好皆有周郭篆文者經寸三分重五銖七參輪郭重厚銅色昏暗

又有面為篆文背為龍鳳形者又入分書文曰永通泉貨篆書文曰永通泉貨

通泉貨永安五銖又事物紺珠云一當十與舊錢並行永通泉寶右文曰貨左文曰泉

又鑄唐國通寶錢二當開通錢之一十國紀年曰元宗以周師南侵及割

地歲貢方物府藏空竭錢貨益少遂鑄唐國通寶錢二當開元錢一馬書曰元宗即位兵屢起德昌帛布既

竭遂鑄唐國錢泉志曰唐國錢五種制度大小各殊案元宗又鑄大唐通寶錢與唐國錢通用數年漸弊百

姓盜鑄極為輕小九月丙午太子弘翼卒冬十一月建洪州為

南都南昌府五代史曰世宗使人謂景曰吾與江南大

城隍治要害為子孫計景因營緝諸城謀遷其都於洪州馬書是年正月宋齊王紹死於青陽夏晉王景遂

卒以信州刺史張巒為天德軍使夏六月癸亥守心光
芒相射癸巳天子崩秋七月升洪州為南昌建南都十
月流鍾謨於饒州賜死貶張巒為宣
州副使殺之十有二月罷鑄大錢

建隆元年春正月遣何荏誅鍾謨於饒州誅張巒於宣

州宋太祖受周禪王壺清話曰顯德中周世宗即位主

表勢靜及朝廷體貌熙熙載盛言惟見殿前典親兵趙點

檢郎太祖也龍角虎威凜然有異舉目視顧電日隨轉

公卿滿庭為氣燄所射盡奪其色新帝雖富武其厚重

之態負山河之固但恐不及其後太祖即位主方悟熙

載之放江南降將三十四人來歸宋史曰建隆元年太

語景初顯德中江南將校來降周成二月鑄鐵錢泉志

等三十四人皆在京師至是遣還宋史作秋七月遣

唐國鐵鑄形製三月遣使朝賀於宋宋史作秋七月遣

肖銅錢之小者宋史作秋七月遣

禮部郎中龔慎儀朝於宋貢乘輿服御自是貢獻尤數

歲費萬計宋史曰建隆元年二月唐主遣使貢絹二萬

匹銀萬兩賀登極及澤潞平又貢銀五千兩

爲賀七月還京又貢金器五百兩銀器三千兩羅紩千匹絹五千匹又遣禮部郎中龔慎儀貢乘輿服御物每歲冬至端午長春節皆以土產珍異金銀器用縉帛片茶爲貢每唐及吳越遣親屬入貢皆御前殿曲宴以寵之唐主生日遣使賜以金幣及賜羊萬冬十月宋揚州口馬三百匹案驍三十頭以爲常制節度使李重進叛周東都事略曰李重進其先滄州人也福中任爲殿直漢周之際累遷至武信軍節度使重進年長於世宗及太祖寢疾召重進至武信軍節度使重進定君臣之分世宗即位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從征高平以功領忠武軍節度使又進討太原爲行營馬步軍都虞候世宗親征加同平章事改鎮歸德兼侍衛馬步軍指揮使世宗親征淮南平世宗北征駐蹕瓦橋關重進壽州加侍中又改鎮天平世宗北征駐蹕瓦橋關重進與諸將帥師而至於時關南已平矣恭帝嗣位徙鎮淮南太祖建國加中書令移鎮青州始重進與太祖俱事周室心憚太祖鐵券賜之重進欲入朝爲左右所惑又自疑懼太祖親以鐵券賜之重進欲入朝爲左右所惑又自疑周室近親也遂反遣人求援於李景景懼不納反問太祖命石守信太祖王審琦李處耘宋延偓四將率禁兵討之削其官爵太祖曰朕於周室舊臣無所猜問重進不體

朕心自懷反側今六師在野朕當暫往慰撫之遂親征
師次大儀頓石守信遣使言曰揚州破在旦夕願陛下
親視太祖徑至城下即日拔之重進舉族自焚死方重
進反時有二子在京師皆為宿衛太祖詔而語之曰汝
父何苦而反江淮兵弱又無良將誰與共圖事者汝速
乘傳往諭之吾不殺汝也二子戰汗泣涕辭去重進方
與諸軍議事忽二子至具道太祖之言重進大駭士卒
聞之遂皆死始重進遣其親吏翟守珣往潞州陰結李筠
遂赴火死太祖識太祖往來京師潛告樞密承旨李處耘求見
守珣素識太祖問曰我欲賜重進鐵券彼信我乎守珣曰
太祖太祖召問曰我欲賜重進鐵券彼信我乎守珣曰
重進久蓄反謀必無歸順之志太祖厚賜守珣令說重
進緩其謀無令二因並作分吾兵勢守珣歸勸重進養
威持重未可輕發重進信之及李筠誅重進反悉如太
祖之策及不受鐵券來求援不許十一月丁未宋平李
亦如守珣所言云

重進國主遣石僕射嚴續犒軍蔣國公從鎰戶部侍郎

馮延魯朝貢

宋史曰遣馮延魯貢金銀買宴并伶官五

裝兵器及錢銀綾絹皆
加常數太祖亦厚賜之

建隆二年春二月國主遷於南都

馬書曰初謀還都洪州日建康與敵境隔

江而已又住下流敵兵若至閉門自守借使外諸侯能

救國難卽爲劉裕陳霸先爾今吾徒豫章據上流而制

根本上策也羣臣多不欲惟樞密使唐鑑贊成之宋

史曰初唐主襲父位屬中原多故盧文進皇甫暉之徒

皆奔於唐跨據江淮三十餘州卽山鑄錢物力富盛嘗

試貢士高祖入關詩頗有鏡觀中土心自世宗平淮旬

浸以衰弱及太祖平揚州日習馬筋戰艦於京城南池

唐主懼甚其小臣杜著頗有辭辨爲作商人山建安渡

來歸又彭澤令許良坐事責授池州文學亦挺身來歸

獻平南策唐主聞益懼太祖命斬著於下蜀市良配隸

廬州衙校唐主乃安終以國立吳王從嘉爲太子留金

陵監國國主舟行旌麾仗衛六軍百司凡千餘里不絕

所過勞問高年疾苦大宴於當塗

馬書曰會齊王景達於廬山歷觀勝境與

從臣譚宴談日乃行江南海野史曰次於廬山從至宋

臣遊山中寺觀徧覽勝景賦詩談宴旬日而行

家狀暴風飄國主舟幾至北岸翼日從官皆乘輕舟奔

問三月國主至南都宋以遷都遣通事舍人王守貞來

勞問南都迫隘羣下皆思歸

王壺清語曰葺洪州爲南都洪州雖爲大藩及爲都

邑則迫隘兵役無所施力羣情不安下議來還會疾作殂於洪州年四十六

國主亦悔遷北

望金陵鬱鬱不樂澄心堂承旨秦承裕常引屏風障之

江表志曰嘗吟御製詩云靈槎思浩渺老鶴憶空同五代史曰唐主悔怒不已唐鎬慙懼發病卒江南野

史曰嗣主怒鎬阿旨復議東遷未及行國主寢疾不復欲致極法鎬懼縊死

進膳惟啜蔗漿嗅藕華六月己未疾革親書遺令留葬

西山累土數尺爲墳且曰違吾言非忠臣孝子夕有大

星實於南都庚申殂於長春殿年四十六後主不忍從

遺令迎喪還秋八月至金陵丁未殯於宮中萬壽殿告

哀於宋請追復帝號許之

宋史曰景卒其臣桂陽郡公徐邈奉遺表來上太祖廢朝

五日子煜又遣其臣馮謩奉表願追尊帝號許之五代史曰謩曰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按宋史無宣字廟號元宗五國故事曰謩至

道文宣孝皇帝廟號太宗

三年正月戊寅葬順陵元宗多才藝好讀書有詞傳善

騎射在位二十年慈仁恭儉禮賢睦族愛民字孤裕然

有人君之度少喜棲隱築館於廬山瀑布前黃庭堅開

記云南唐中主年十五參廣陵政事浮慕物外名無經

世意問舍五老峰下有塾夫獻地買之萬金勅為書堂

及即位改曰開先寺以獻地為有園之祥也後遷都洪

州嘗弭節焉寺有元宗故榻及烈祖元宗後主畫像有

中主讀書臺臺側有蓋將終焉迫於紹襲而止然自以

聰明泉寺僧珍之

唐室苗裔誅於斥大境土之說及福州湖南再喪師知

攻取之難始議弭兵務農或曰願陛下十數年勿復用

兵元宗曰兵可終身不用何十數年之有

江南野史曰天性儒懦素

味威 會周師大舉寄任多非其人折北不支至於蹙國

降號憂悔而殂悲夫江南野史曰先主將受吳禪有善

了公家事南唐近事曰元宗少時素寮友無以加也夏

接臣下恭慎威儀動循禮法雖布素寮友無以加也夏

月御小殿欲道服見諸學士必先遣中使數四宜諭或

訴以史館苦衷不及冠禍可乎常曰宋齊正為子嵩李

建勳為史館苦衷不及冠禍可乎常曰宋齊正為子嵩李

賓禮大臣敦睦九族每聞臣民不獲其所輒咨嗟傷問

形於顏色隨加救療居處服御節儉得中初立有經營

四方之志邪臣阿諂職為屬階晚歲悔之已不及矣少

有至性仍懷高世之量始出閣即命於廬山暴布前構

書齋為他日終焉之計及迫於紹興遂捨為閑先精舍

常患民閒侈靡第宅衣服咸為節制雖情遊之人率歸

農業及大漸羣鶴翔空雙龍為節制雖情遊之人率歸

磯立談曰元宗神彩精粹詞旨清暢屋遂奄然而殂曲盡

制湖南嘗遠廖法正將聘既還語人曰汝未識東朝官

家其為人粹若琢玉南岳真君恐未如此是以荆渚孫

光憲敘續通麻云聖表聞於四鄰蓋謂此也五國故孫

事曰景在位嘗構一小殿謂之龜頭裏及後有內附之事

有偵其所在必曰大家可在龜頭裏及後有內附之事

人始悟焉吳處厚青箱雜記曰嗣主時朝中大臣多蔬食月爲十齋至明日大官具晚膳始復常珍謂之半堂食其後周師至淮上取濠西楊楚秦五州又割獻餘和廬舒蕲黃六州果去唐國土疆之半則半堂食之應也

論曰元宗舉閩楚之師境內虛耗及契丹滅晉中原有隙可乘而兵力國用旣已弗支熟視不能出世以爲恨予謂不然唐有江淮比同時割據諸國地大力強人材眾多且據長江之險隱然大邦也若用得其人乘閩楚昏亂一舉而平之然後東取吳越南下五嶺成南北之勢中原雖欲睥睨豈易動哉不幸諸將失律貪功輕舉大事弗成國勢遂弱非始謀之失所以行之者非也且陳覺馮延魯輩用師閩楚猶喪敗若此若北鄉爭天下

與秦晉趙魏之師戰於中原角一旦勝負禍可勝言哉
故予具論其實如此後之覽者得以考觀焉馬書曰元
宗卽位一
十九年有經營四方之志約已慎刑勤政如一嚮非任
用羣小屏棄忠良國用不殫於闕楚師旅不棄於淮甸
則庶幾守成之君也志有之曰楊者易生之木也一人
植之十人拔之無生楊矣以新造之唐而守之非道不
幾乎朝諝而夕覲故周世宗以衰世之
鋒一鼓而十四州之地撮如也悲夫

南唐書注卷二